

1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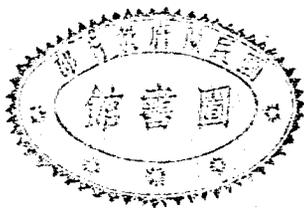
• 575

狂 癡 叢 書 第 二

第 七 種

斧 背

向 紙 作



1928

斧 背

目 錄

八哥兒.....	1	— 10
冲喜.....	11	— 19
生活與希望.....	20	— 24
一對鴿子的飛去——？.....	25	— 30
不認識的人.....	31	— 41
嚙語.....	42	— 53
觀社戲.....	54	— 57
丁大王爺.....	58	— 71
愛人.....	71	— 83
子與父.....	87	— 97
一個油壩子.....	98	— 105
初失戀.....	106	— 112
狗.....	113	— 120
假扮客人.....	121	— 126
戒指.....	127	— 138
節孝牌坊.....	139	— 152
長工李開桂.....	153	— 164
婦女.....	165	— 174
時間.....	175	— 180

八 哥 兒

素子每當照鏡子的時候，心中常常總是這樣悔恨：天既生我，又爲什麼害得我的臉這麼麻，使人見了都起一種不快之感……。悔恨的結果便是使她決定今生抱獨身主義，永遠陪着她孤單殘廢的母親，過那孤單淒寂的生活，但話雖如此說，假若真有個怪皮氣，愛麻子的漂亮男子來愛她，素子也未始不可收回成議；所以她心中仍是不時期望有那麼個男子向她



然而據大家所知道的，素子是一個極和善的姑娘，而且她愛的條件也很低——只要臉上不麻，身上

(1)

(南)

沒有殘疾，年紀青一點就夠了。但是，在素子的眼中能夠合這資格的男子，差不多都已經有了愛人，就是有一兩個賦闕如的，也沒有來向她表示好意，並且還極力在別方面爭先恐後地去賞識。至於沒有這資格的人，不是自慚形穢地裹足不前，便是前，也定遭碰而退後，這樣地高不成，低不就的把素子一直擱到二十六歲。

就是這年的春季，她聽說她表嫂死後的沒幾天，她表兄手提着個八哥兒籠子，憂憂愁愁地跑到她家來和她的又瞎又癱的老母親閑話。一談起她表嫂死的事情，她表兄即時就長嘆一聲，把頭垂下，做出個不忍說的樣子，同時他眼中的一泓清水也滲滲欲流的搖幌。素子一見這個情形，她和善的心中即時就感覺內裏有個什麼東西向下墜壓似的，不舒服着；很表同情的沉吟了一忽兒，從無話中找出幾句話來安慰着她表哥說：

“這是沒有法兒的事情……唉！當現在這風風亂亂的時候，死了還安靜些，沒有什麼急可着。要是成

天的像你這樣難難受受的着急，急壞了身體，豈不又叫舅舅，舅母兩人心裏不安？所以我勸表兄心裏總是往開處想一點好……”她羞答答地說着，好像她眼中也是有一滴淚水想奪眶而出，但立時又被個什麼奇怪思想阻住了。

“唉……現在我真覺人活着沒有什麼意思……”說着，他慢慢兒抬起他沉重的頭顱，一對生澀血紅的淚眼不期正和素子一對可憐愛的慈祥的眼光相遇。這一剎間的凝視，他們不覺中的倏然變幻着的心緒，使他們又都默然地低下頭來，好像承認了什麼東西後的默想。一忽兒過去，她娘又不知在什麼地方尋出些話來，打斷着她表兄悲傷的說：

“這兩天的天氣真好呵，不冷不熱的……。”

她表兄接着便去談這些時令的問題，但爲着她的顧盼，他也不時的溜眼來窺視她的行動，好似相互間有所關連的體會着。而有時他們互探的眼光竟然相碰，但溫存，甜膩的程度又非剛才那初遇所能比了。這時在極和善的，沒有愛之經驗的素子，實在有

一個不可名狀的奇物在她心內熱熨熨地蠕動着，伸張着，爲她自有生以來所不曾感覺過的。她說着臉上漸漸熱漲起來，又想抬起的頭，忽而又被一種窘澀壓了下去；她的嬌羞的心頭於是突突地跳躍起來，好像想反抗這窘澀的壓力。

在她這低頭無語的默然中，她見他手中提着的八哥兒，在籠裏邊一跳一跳的甚是有趣，她心中緊張的突跳，却也慢慢兒弛緩下去，只默默地注視着，消遣着那好玩的八哥兒。她正看得出神的時候，那個八哥兒子忽地向她面前飛來。她猛一震驚而還未及思索到這是她表兄的舉起，又聽見她表兄的溫軟地向她似乎微笑着說——

“表妹，你愛這八哥嗎？”

這一句問話，雖然低啞而柔和，但在素子從無風波的心海裏，却擊起一個極大的浪花，而且這浪花的波動，立時由她柔弱的心中傳到她身上，四肢上，而微顫了。她難開的雙唇，也慢慢兒被這抖擻裂開，半吞半吐地囁嚅說：

“我——看——牠——跳的怪——好玩。”

她話剛說完，那八哥籠子又往她羞澀的手前湊近了許多，大有想叫她提着的意思。隨着這雀籠的前進，她表哥嘴中又送出一聲乞求的話：

“好玩？我送給表妹……”

“……”素子見那雀籠快要掛在她手上了，忙的把手連身子向旁邊一縮。

“反正我終日忙的也沒有功夫餵，妹妹愛玩拿去玩好了……。”說着，他感着失敗的頹喪似的慢慢兒把八哥籠又放下地去，而眼凄然地媚笑着在素子身上亂轉。她生澀地凝視着籠中八哥兒的靈活的跳躍，她心中又是疑懼，又是和緩的一種不可名狀的衝擊的意緒，也漸漸由細而粗的漲起；又由粗而細，由細而無的平靜下去。她眼中的八哥的跳躍，也漸漸變成地下呆放着一對男人的大腳，又漸漸變成一滾滾的黑圈，灰圈，終於茫然了。

她留心大半年，纔擇着一個青天無片雲的春天

雙日，替八哥兒碾了硬舌，叫世學說話。貼晒牛肉片，煎炒蛋黃米，整整費了一年半的苦心，才教得那八哥兒會說一個‘咯’字，然這也却是素子苦心的勝利，因為這個‘咯’字，素子贏了她表哥許多嬌傲；並且還是一種激笑取樂的材料。就是她表哥不在她那兒時，她假裝餵食玩地吻着那‘咯’地八哥的烏金般的小鐵嘴，也可以得到許多溫暖歡欣，而忘却她麻臉的悔恨。可是這樣沒過多長的時候，牠又會喊“姐姐”了，她快活極了，特別當她表兄去後，她從那“姐姐”的聲音聯想到將來有個會喊“媽媽”的小孩的聲音的時候，她喜歡的不知怎樣好了，站不住了，坐不住了，撲地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了頭吻着被裏的摺皺突起，心中暗暗地發着熱叫“乖乖兒”地去作好夢。但是一陣狂熱過處，又不一定是什麼恐怖的景象，滾入她夢中處女的心懷，使她戰慄，使她悲泣，使她絕望而呼號而醒。

但這八哥也實在可恨，只是會喊“姐姐”，而老是學不會喊“哥哥”，甚至於自從會喊“姐姐”後，連‘哥’的字音相近的一個‘咯’字也忘記了。這或者是因為這個

緣故吧？近來她表哥來她這兒時，臉上總是帶着一種煩厭的不樂意的神氣，而且來的次數也日少一日，到後來，甚至於捱到半月，非得素子差人去請，便不來；待到請來了，又立刻焦燥着要走。素子心中此時真有些沮喪，有些疑惑了。

——因為這八哥只會喊姐姐，不會喊哥哥，他疑心我偏心不教，所以他纔？……——她不敢想的懸想着。於是她又忍着心中的苦悶，跑到八哥籠子面前，取下一塊乾牛肉片，嘴中“哥哥，哥哥……”地懇求地唸着，上下賺誘那八哥的叫喊，她想着這樣引得她急了，一定就會喊‘哥哥’來換肉吃。可是在事實上那八哥却好像迷了似的，只是上下用嘴追着那肉片，連‘姐姐’也不叫了。她急了，她氣急了，她的淚在心中闕漲得溢出了。她扔下肉片，一頭倒在床上，悔恨着，沮悶着，走入夢境，一覺醒來，那八哥依然不記前仇的在籠中‘姐姐，姐姐’的親熱地叫個不住。

‘咯咯！’八哥一日突然地叫，她即時扔下手中做厭了的活計，跑到八哥籠子前，慎慎重重地糾正着那

八哥的聲音說：

“哥哥，哥哥，哥哥”

而那八哥却又好像沒有聽見她似的，只向窗外凝神聽着鴿子‘咕咕’的聲音的學着叫‘咯咯’。最後她又好像是聽着她在叫‘姑姑’了。素子驚喜的心，又漸漸的疑懼起來，忙的口中清朗地唸着‘哥哥’，用手打斷那八哥向窗外呆凝的視線。而那八哥見手一來，好像從夢中驚醒似的，登時住了牠‘咯咯’的叫聲，向她的手掌惑疑地偏頭察看，連‘咯咯’也不叫了。一剎間的默然，她急了，她失望了；她放下她的手，呆呆地立在八哥籠子面前向那八哥凝視着。

“咯咯，咯咯……”一忽兒過去，那八哥又忽然如從前一樣，向窗外凝神地學鴿子叫。她怕了，她再不敢用手去打斷牠了。可是她聽了一忽兒，那八哥的聲音似乎是由‘咯咯’轉成‘個個’了。她心中又忽地歡喜起來，以為這聲音是滿可以充‘哥哥’而下了。她轉身躺到床上，仔細地聽了聽，這‘個個’地聲音簡直又像變成了‘哥哥’了。她歡喜地從床上跳身起來，打定主

意要着人去請她約有一月餘不至的表兄，來聽這八哥叫‘哥哥’，雖然她明知道他是一個‘雞蛋裏邊會擇出脆骨來’的精細人。

王媽去不多時，便回來報告說：

“張少爺現在忙的很，顧不得來。”

“忙麼事，你問他沒咧？你沒有和他說這八哥會叫哥哥了呵！”

“我沒有見着張少爺；只見着他屋的老太太，說是他現在在忙着結親，顧不得。大約三兩天也許來接你去幫忙呢。……叫我先回來先告訴太太和你。”

素子聽了這個消息，心中即時打了個寒顫，好像被一個無形的冰手在裏邊捏了一把似的。她默然地退回了房中，呆呆地向那‘個個’不休的八哥凝視，好像那籠中有無限的神秘，等待着她的探尋。她呆了，她的精神恍惚了，她覺着天地都在冷酷無情地旋轉着；她的身體支不住死寂寂地沈悶的空氣的壓迫了；她的脚也支不住她死屍般沈重的身體了；眼前金花一炸，黑幕一張，她倒在下。地上死土陰濕的冰冷也一

程百浸入了她嬌弱的身軀，她成了個永久的愛的犧牲者。而那無知的八哥依然還在那死囚獄的籠中“個個”地叫個不休，好像是在告訴她，她所想念的‘哥哥姐姐’的和諧，甜美，只堪牠無感觸的漆黑的小鐵嘴上的誦唸。

十四年六月

冲 喜

靜子在 L 鎮，實在要算得天字一號的聰明女孩子，雖然她年齡不大——十四——而她的遇事的見解，和思想却超過一般比她年老的女人，她自己也是這樣的承認。她常常鄙夷一般女人是天生的奴隸，自己非得找個管頭管着不舒服。然而她也很知道，社會上的確有許多粗俗的事，是她們女子不能親身去做，必須要有男子擔當。但這在她心中，只須一個可靠的男僕人僅夠了，男主人是不必需的。於是她便將這些告訴她的母親，但她母親聽了她的話，常常總是把老

嘴微癢一癢，凄然地笑了笑，沒有什麼評斷地點點頭。

一年，兩年過去，靜子現在已是十六歲了。雖然還不時地鄙夷那一般女人的奴隸性成，但不知怎的，她心裏却在無形中浮起了一種意外的要求，有些話她不願意和她母親說，而又無人可訴的想找一個可訴的人。於是她就時時的感覺着一種說不出的煩悶。

好說媒的王婆來了；一進門便笑嘻嘻地朝她瞞了一眼，好像暗示與她說：‘靜姑娘我來替你道喜。’而這一眼却把她看得好像她自己在鏡中欣賞她自己的美麗時，陡然發現了她自己的臉上有幾個黑而大的雀斑似的難受起來，她心中即時有如鑽進了幾個燃燒的火蟲，感着一種特殊的巴奔，熱悶。她心中好像是明白了，但是又彷彿，忙的抽身退回了房中，但已不能如往日的平靜微坐：拿起活計做兩針，不知怎的又不得不放下，好像她的心離開了她的軀殼，而她的軀殼又想隨心而不得似的。最後她彷彿是覺出王婆今日的‘來’與她的前途有極大的關係，於是她站起身

使想跑到她母親房隔壁去偷聽。

“噯咧，周太太耶！你不曉得人家……”她陡然聽見王婆這一句由高而低的語聲；她心中即時一沉吟，忽地又浮出一種恐懼，她怕那鬼頭鬼腦的王婆知道了，難堪，但是不去，她的心又好像被王婆手中有一條魔力的絲繩緊緊地纏扯着似的放不下，然而她終於在床頭邊拿起一本紅樓，看着看着睡着了。

從此她心中便隱隱約約地掛上了彷彿是一張男子的像片，但又不是她一向所想的‘男僕’的，而是一幅精壯有爲如柳湘蓮，溫軟多情如賈寶玉的男主人的像片，可是她心中一緊張着想把這隱約模糊的像片，捉住看牠一個究竟而，又早已寂然無物地，不知怎樣地消失了。

不兩日王婆又來了，這回恰好她正在她母親房窗外洗衣裳，房中唧唧咕咕的聲音雖低，所幸她的耳十分精細，她彷彿聽出的是：

“我聽說那孩子不是病的很厲害嗎？”她母親緊張疑問的聲音。

“嗚咧，莫咒人家不利！人家好生生的你說人家害病……”王婆堅決辯解的聲音。

“這可是荒唐不得的，你曉得我就是這一個指望養老送終的姑娘……”她母親的聲音。

“嘻，嘻，周太太看你說的那裏話，你是誰？我是誰？我能騙你啦！？你要不信……”王婆堅証自己話的聲音。

“嗚，不是那樣說，我從十九歲守制守起，所望的是麼事呢？”她母親的聲音。

“周太太，你請放寬心，麼事都在我身上。話就是那樣說……？明天叫他送對月的日子……”王婆起身作辭的聲音。

靜子一聽見王婆出來的聲音，她停了半天的手，猛的醒悟過來了似的；忙的匆匆地去揉着水盆裏的泡洗的衣裳。

“你在忙呀，靜姑娘。”王婆笑着向她招呼說。

“不忙，”她站起身，挽留著王婆說：“王大娘，你怎不多坐一忽兒嗎？”

“吵鬧，趕明日再來。”說着王婆已經走出二門去了。

從王婆去後的第二天起，她母親便起始忙着找木匠打箱櫃，找裁縫作衣服，替靜子預備妝奩。而她自己也感覺着一種莫明其妙的隱力，使她畏懼出房門，一日到晚只在房中坐着做做細針綫，好像這就是一般人所謂的‘妝新’。而她的對她從來坦白無隱的親愛的母親，自從那日起，不知怎的，陡然臉上掛上了一層生疏的簾幕，並且不時的浮出一種奇怪的笑容，彷彿是歡喜，而又隱示着一種沉痛的將要離別的悲哀。這要是在往日，靜子的體會她母親的同情心，怕不早已慘然地感覺着劇烈的痛苦；而在今日，她雖然也曾體會到她母親的這種苦衷，但究竟覺着是身外之物似的漠不關心，而且還以為這是她愛女兒的一種應有的責罰。

日子定了，時間是一刻近似一刻的向靜子心中所幻想的那又是歡欣，又是難堪的那一剎那頃奔流

着。她心中那張隱約模糊的像片益較先前明顯了；好像是一個仙人，又好像是一個魔鬼；她心中的敬愛和恐懼却時時刻刻的增加着，有所依靠的增加着。有時候，她簡直看見一個青年——那樣的眉目。那樣的鼻子和嘴；穿着那麼漂亮的衣服，戴着那麼漂亮的帽子；那麼泰然自若走進他的房門，那麼親熱熨貼的把她擁抱着，她和他中間的衣服立被愛熱地化燬，她皮膚上試着他皮膚上的細膩，光滑；她肉中感覺着他肉中的溫暖的刺激的蘇酸，但是她心中一緊張時，則又什麼都沒有了，只有她身上的一種飄飄然的蘇酸。有時候，她看見一個流氓——歪戴着油皮小帽，拖着一雙髒穢的半截破鞋，穿一身油膩塗滿的油膩的衣裳，那樣莽撞的跑進她的閨房；一把把她揪住，和她死扭地親熱，但她心一畏懼時，又都化爲烏有，只有她心中一種鬱鬱然的悲疑。這樣地她的心環的變幻，她深愈地秘藏在她的心底裏，夢想着將來遇着那個可說的人時，細細地低低地一字不遺地告訴他，好叫他知道她對他如何深切地關心，信愛。

日期到了，靜子一向蘇酸的心中，不知怎的又覺出和她母親離別的悲傷。這或者是因為她母親流淚的緣故吧？她臨上‘於歸’的轎時，也流了一場依戀‘舊巢’的眼淚。她模模糊糊地被人用紅蓋頭搭了她的頭，架入了空洞的大轎，唔狄哇’的催路的喇叭一響，‘通，扒’的驅逐的高炮一炸，她登時飄飄然地如坐在雲彩中地被人抬起飛跑了。然而她心中却陡然的感覺着一種空虛的悲哀，好像大海中一隻斷繫的孤蓬。她惘然了，她悲傷了，於是她又哭了，哭她親愛的媽媽。

零星地聽到幾聲‘新娘子來了’的驚嘆聲，轎止了，她馬上又被人把她架出花轎，走了不知多遠的路，也不知到了個什麼地方，地上‘切切擦擦’響出了一羣人移步的聲音。架她的人立住了，她也立住了。彷彿聽着一個老人慘然地發命令說：‘先拜天地，後拜祖宗，再拜公婆。’她又如羊被牽上屠棹似的被人架着轉來轉去的磕了好多的頭；磕完，她又被人架着走到個不知什麼地方。她腿撞着了椅子，她就勢坐下了，她把頭抹在一邊低垂着，妝新似的坐下了。空洞

冷戚的房中，除了幾聲深沈地低微的太息聲之外，她坐了很大的時候，什麼也沒有聽見。她懷疑了，悶沉沉地陰暗暗地，死寂的恐怖的幽靜，漸漸侵入了她的心房，她戰慄了。她自己破例把頭上緊壓的蓋頭去掉，抬起頭來，她看見深遽的暗慘的東牆根地下，圍着一圈含着失望的清淚的女人的草鋪上，僵直地躺着個面色青白的少年，那就是她幻中模糊的影片上那個仙人的真形。她看見了，她親切地看見了，但是她一看見，立刻就驚呆了。她立時脫却了新娘子妝新的羞澀的斯文，如狂地跑到那草鋪前，死瞪着她一對大的青潔的白眼。向他癡了似的凝視着，好像在那個少年的身上，她想尋出她神秘生活的解釋。

“經——你還認得我不？”一個老婦人淒然地叫着那少年說，那少年微微地睜開他神光渙散的眼睛，看了看那老婦人，點了點頭，依舊寂然的閉上，好像暗示說他認識。那老婦人停了，又戰巍巍地指着靜子喊那少年道：

“經——這是我給你接來沖喜的新媳婦，你看多

麼排場，你快連的好，好了再重磕頭……”說着，一滴清冷的眼淚，颯的一聲由她皺紋堆滿的眼角中落下，那少年又遲重地睜開肉眼睛向靜子探視。一看見靜子，他的眼睛愈睜愈大，好似有些噴怒似的向靜子凝視着。

“這是你的新媳婦……”那老婦人又戰兢兢地指着靜子說，但一句話還未說完，那少年的白瞪的兩眼，猛的向上一翻，嘴同時也猛的一張，好像是想說些什麼，但又被胸中猝起的一口黏痰阻塞而不能成聲一般。哽了兩哽，他又猛的伸了拳脚，好像是想使力來噴出這口阻氣的黏痰，來反抗死，但終於失敗地把四肢一伸，兩眼一瞪，喉中‘唔’的一聲送出他悲痛的最後的呼聲。他這樣地寂然地平靜了，她呆了，大家也呆了，一剎時的寂然的死悶的悲痛把大家壓醒了，‘哇’的一聲，好像是大家哭了，而靜子却依然惘然地癡呆地向那新死的少年的身上想尋出生與死啣接的神秘似的注視着。

十四年六月

生活與希望

“吃，吃！”劍如慘然地發了一聲冷笑，眼光依然渙散的向着那燭光下寂然的，毫無感觸的灰白粉牆上注視着，彷彿想在那牆上面尋出他生活與希望的解釋來似的。

“吃——”他呆視了一忽兒，又發了一聲慘然的冷笑；驀然地從扶手椅站起，邁着他迅速的大步，橫穿過他的狹的房地，走到那透入夜的黑暗的窗孔，向着那無涯際的深澹的濃黑凝視，緊張地凝視，好像他

看見了一個生疏的物象而欲尋出他的究竟似的。

“吁——”他凝視了一忽兒，深深地呼出一口心底裏久久鬱積的悶氣；忽地又掉轉他僵直的身體，向突突跳躍着的燭光照耀的桌上，撿起一隻吸殘了的烟頭放在他焦燥的嘴中，燃着，又復跑到窗前，臉向窗外呆立，凝視。既而他忽然深深地皺起他臉上的筋肉，使力的把那煙頭連吸了幾口，彷彿他想借這煙的醉力以麻木他心頭蛇咬的痛楚似的，然而他內中的熱血，又復因之而沸騰起來。

“吁——”他深深的向窗外那無底的黑暗中，又呼出一口悶氣。

“……咳……困難！”他停了一忽兒，又自言自語的發着悵聲說。

——他一艇生一的款子，不知現在還有沒有？——他想，既而決然地扔下他手中的烟頭，轉身從書架上取下他的草帽，吹滅蠟燭，反扣上了房門；這大約是往艇生那兒去借錢吧？他邁開大步，急急地逕直地向那深沉的黑暗中走去。

——他的款子怕是也用完了吧？况且還有她也在這裏…… ——他走的不遠忽地停住脚想。站了——忽，他的脚又不由自主的向前移動了，可是步却慢了許多，而且不時還由遲疑而停頓。這樣走了一程，他的脚，終於以為不合式的停住了。

——此時他怕已經和她睡了？——他懷疑地想。

——不好，不好！——他停了一忽兒又自言自語說。然而他的脚自主地轉向龍亭坑的路上走去了；而且他也毫不加制止的隨着他的脚前進，彷彿那裏他能尋出他的困難的解釋來似的。

茫茫一片無涯際的空虛的黑暗，在他面前展開，他順着他腿的熟路，從那兩湖夾成的窄道上走去，天上渺渺的明星在水底蕩動，漸漸滾入了他的眼膜；他立住了脚，向着那遙遙地，遙遙地無底的湖中凝視。

——人生的歸宿……在那裏？——他腦海中突然浮起這個疑問。

——給生活當奴隸……這奴隸的生活！……生

活又有什麼意思？無意思，無趣味！……——他腦中又憤恨地輾轉着想。

“真不如那湖底的明星，受那永久的微波的蕩漾……——人生真無意思，無趣味！……”他稍停又恨恨地自言自語的說。說着他朝天仰起他生之苦熬的條痕堆滿的面孔，向那深澹的明星瑩瑩的天空遙望。

那——天空——就是希望的象徵嗎？——他惱喪地望着凝想，而那天空愈覺高遠地渺茫起來。

“希望呵，你原來如此！”他想了一忽兒，突然阻喪地自語說。

“……懦弱，懦弱；羞恥，羞恥！”他呆立了一忽兒，忽然打斷他自己的一個奇怪的思想說。說罷，又轉身步着黑暗，向他自己的家中走去。

打開了房門，燭也不願意點，倒身靠窗前的一個扶手椅上，眼凝視着窗外天空中渺茫的明星，這似乎他已經得到了他希望和困難的一個圓滿解釋，然而他的心還是如前一樣的難受地苦熬着。

他苦熬着，苦熬着；他的頭漸漸覺着昏沉，他的心也漸漸覺着疎鬆，他的身體也漸漸覺着疲緩，他漸漸於不知不覺中跑入了夢鄉。那窗孔仍然向那夜的黑暗張開着；窗外的天空仍然那樣渺茫地高着，微星仍然那樣蕩動着；一切仍然那樣寂靜着；現在所能聽得出的；只有不時夜虫飛動的翅聲和劍如微弱的鼾聲，他的生活的困難和希望，似乎在夢中將能得着圓滿的答覆和解釋……

十四年七月

一對鴿子飛去

“姑——哥；姑——哥；姑——哥……”。

這是我當無事的時候，常引爲消遣的歌聲，可是就讓我有事的時候，我聽見這種聲音，也必須擱下我的正作的事，而去看看她們在房簷上，或屋脊上的那種和藹可親的‘姑；哥；姑——哥，’的夫唱婦隨的和諧態度。尤其是那個叫‘姑——’的鞠躬，那個答‘哥’的還禮的時候，她們那‘相敬如賓’的慈祥的態度，實叫我從她們的那和諧中，感到自然的偉大的慈愛來。這實是我這在北京的的灰塵裏討生活的人，一件極大

的安慰品呵！

——這真是一對人間的模範的伴侶！——我靜中常常這樣稱讚她們，並且有時還在暗中替她喊兩句‘萬歲！’

爲着想叫她們永遠不離開我，每逢她們下來的時候，我總要洒一些穀米之類，以買她們的心。於是她們漸漸都和我廝熟了，屋上的‘姑——哥；姑——哥’的和答聲，漸漸我在院中地下也聽出了。可是每當我想和她們親近的時候，她們便拒我以高飛——意思間，彷彿是她們甜蜜愛情中，不容第三者的插入，雖然我裝着十二分的溫和的態度去。可是這，我並不恨她們的無情，而且常常責自己的魯莽。

一日復一日，我在這愛的溫和的空氣中，差不多已有半年了。據說：鴿子是一年抱十二窩兒，可是結果只能有十窩；其餘的兩窩，一是因爲六月的天氣熱，一是因爲十二月的天氣冷，被這殘酷不仁的天氣殺害了。然而這半年雖然我常常留心她們，但我從不會看見她們領着她們的小兒出來遊戲。所以她們這

一對甜蜜的夫婦，在我想到這裏的時候，我常覺着她們也不無遺憾了。

這天，我把這話告訴了一個多聞多見的老人，他即時答我說：

“你知道鴿子爲什麼叫‘不——閣’麼？就是她不閣人的緣故。她抱兒雖然多，可是一到長的會飛的時候，她們便設法把那小鴿子啄跑，啄跑了她們又抱。她們那在叫‘不——閣；不——閣’的時候，便是她們設法驅逐她的小兒的時候。”

這話說的倒也有幾分道理，然因爲我知道這話的來源有點近乎人的疑忌，所以我倒不十分相信，但是從此我便於無意中留心她們的行爲了。

“姑——哥；姑——哥；”這日我忽然又聽見這個聲音了，可是渺渺茫茫的這聲音裏邊我聽見雜着不少的‘不——閣；不——閣’的原素。而這聲音從前瀰漫出的那麼和諧的空氣，不知怎的在今日我覺着也含了不少虛假的冷慘的分子。我懷疑她們了吧？彷彿問我還覺着：她們所以不和我親近的原因，便是那

‘不——閣’的天性的主使。可是，我還有些不信，於次日乘她們不在家時，我便搬了梯子去看她們的窩中是否有兒女存在，好證實那老人的言語。可是當我剛上去時，她們已從那寥廓的野外歸來了。

“不——，…不——，…不——”她們兩個同時在對面房上震驚地氣憤地叫，好像在驅逐我。我心中雖然感着一些覺着輸理的不安，然而我到底強勉的上去了。一對身上披滿黃金色絨毛的肉兒，我看見。而且牠們一見我的影子，便同時站起身向我‘吱唧，吱唧’地叫，彷彿是歡迎我，然而又沒有笑容，尤其是牠們那鑲着金黃邊的嘴角的裂口，彷彿是人的苦熬的象徵。對面房子上的她們“不——！…不——！……不——！”在鎮靜地氣憤的驅逐聲益發加厲了。

我立時也感着不安的下了來，搬了梯子，我又在旁邊站着看。然而在房上‘不——！…不——！……不——！’的她們，也似乎有所恐懼的遲疑着不敢向她們窩中飛去，很久很久的時間過去，她們中有一個突然飛入了窩中，‘吱唧，吱唧，吱唧’的聲音又起了。我

的好奇心忽然在我的內中激蕩起來，我慢慢兒走到她們窩門對面遠遠地站着看。

“姑！——”窩中的鴿子彷彿聽見我的脚步聲，突然震驚地問。

“姑！——”房上站着的鴿子，發出一個驚慌的打招呼的聲音。

窩中“吱啣，吱啣，吱啣，”的聲音突然停止。

“拍，拍，拍！”窩中的鴿子，突然驚恐地飛出了。

一陣失望的羞澀，我深深地感到；然而我憤怒了。

——我待你這麼好，你還排斥我！——心中憤怒地想。

“不——！”她們中的一個突然發出這驚恐地，氣憤地排斥我的聲音。

到此；那老人的話在我心中算是確證明了。‘不——閣’的可恨的暗示，立刻在我心中變成了我仇恨的殺戮的念頭，於是在腳下；我彎腰拾起一塊碎磚。

“拍，拍，拍！”她們驚向遠天飛去了。

自此‘姑——哥；姑——哥’的和諧聲音，在我耳中絕迹了。只有那淒慘的‘吱啣，吱啣，吱啣’的叫喚慈母的兒聲，不時還從那高的窩上送到，我憐憫地將牠們取下撫養，然而不久牠們都不服飲食地餓死了。現在我腦中所留的印象，只有使我向那寥廓的天空中惑疑地悵望着：

“我的那一對可愛的鴿子飛去？——”

不認識的人

自從她被一個奇怪的感觸和幻想主宰了之後，不久，或者是想尋‘愛’吧？便和一個她僅僅知道而不認識的男子，在不知爲着什麼緣因中同住了。

‘愛’的滋味，現在她已是深深地領略着了。但是這種‘愛’所給她的感觸，又似乎不是她心底裏深深地所渴望的她自己所謂的‘愛’的感觸一樣。因爲她的那個‘愛’的感觸發動時，常常總是叫她心中感着一種舒和的震動，立刻會覺着一種甜美的醞釀情趣而停止她的一切正在進行的動作和思想，去在那冥冥的凝

想中追搜她感觸的究竟。並且，有時因為這種感觸的起伏而使她的身體上呈出一種蘇和的微顫來。總而言之：真確地她所謂爲愛的感觸，是她身體上的一種帶有神祕性的甜美地震動，如花蕊之受蜜蜂的輕踏的微顫，或者如百合花擎着澆潤的露滴而感着徐風的輕拂。但是現在的愛呢？她因為與那個不認識的生人同住，而且還要受那個人的生活的贍養，於是她和他中間的一種不得不有的齟齬的關係，在無形中便成了一种牢固的鏈鎖，這鏈鎖的僵固的形式，便是她承認的他所付與她的愛。並且這個鏈鎖的僵固的形式——愛，爲着已經過社會一般人的承認的錘鍊，便成了一种永不能破的定則的模形，她於是也就說‘這樣便是真的愛，便是世界最甜密的真愛。’但從此那種她從前心底裏常常所凝想的那個愛的情趣，便也一日疎一日地和她隔絕了，雖然還有很少的時候，當她的心沉入一種微妙的神趣裏時還能感觸到些許那樣的一種帶有神祕性的甜美的微顫。

這樣，她和那個她不認識的人同住不久，便覺身

體上起了一種病的徵象。在初起的時候，她到沒有什麼注意，不過只覺着身體上不時覺出一種特殊的疲倦和煩厭。後來經了一個醫生證明：“不是病並且還要喝酒喜^〇”

醫生說完這幾句話走了之後，那個不認識的人，突然裂開他數年不曾舒展的臉上的皺紋和嘴，彷彿是得意的笑着說：

“我們的愛，有了成績了……”

從此她的心中便展開了一個新花樣的世界，她終日便徘徊，徜徉於這個新的世界中。雖然她心中還隱然相信身體上一定有病的存在，不是什麼愛的成績。她往日所作的一切粗重的工作，也都由那個不認識的人自願的担任過去，並且有時他還像呵護一枝嬌柔的花朵似的來服侍她。的確的，這也是她的生活上另開的一個新的境界；爲她自和他同住後所不曾夢想到的。萬花鏡般的希望同時也展現於她的眼前了。她身體上數年斷截了的那種帶有神祕性的甜美的震動，又漸漸在她身體上試出了。

一天天她的所謂的病的徵象沉重着，而她的心中也一天蘇和甜美一天，可是同時又有些恐懼的疑惑在她的心中浮出了。

——什麼呢？……男或女？……將來牠對我？……
……當每次她這樣想的時候，她的心就要沉溺於一種奇離的恐懼之淵裏。但一剎那間過去，她又覺着她到了一種溫香甜潤的花叢中，而且醅醅的醉了，如啜酒之醅汁。

奇異！那病的徵象不久便在她腹中活動了，而且她的肚腹也同時如墳墓一般隆起。

一日當暑天的夜裏，她和她那同住的那不認識的人並坐在一個躺椅上。那個人得意地，驕矜地，緩緩兒摸着她的肚腹微笑着說：

“鈺，這是我們的愛的結晶……現在已經會動彈了。”

她微笑的看着那個不認識的人，那種帶着神秘的甜美的震動，突然從她心底裏浮出，她顫動着握住

他的手說：

“現在已經……我算着……七個月了……”

大約這是她第一次和那個不認識的人開誠布公的說的一句話吧？說罷她突然感着羞澀地伏在他的肩上，彷彿葛藤之附枯枝似的。很久的時間在默然中過去，他們漸漸感着睡的必要了。

“甞，今夜咱們在一塊兒……”他乞求地吻着她說。

彷彿在一個很長久的時間中，這是他第一次要求她在一塊兒睡吧？她羞澀的抬起頭，似乎拒絕他說：

“不方便……”

“不，”他嘴唇上輕輕彈出一個不贊成的聲音。

然而他們馬上又依然分開睡了，彷彿被一種奇怪的‘不方便’的隔膜隔開。

嬰兒在這樣的稗弱時期，常常總是很美麗的，從此她天天什麼事也不放在心上了，只有注視她面頰上笑窩的顫動，和唇兒的舒伸，好像這裏就是她幸福

和愉快的唯一泉源，每一個細微的彈動，都能在她生命的歡欣的海裏，激起一個極安平而偉大的波痕。還有她的細白而肥潤的小手，在她的感覺裏，儼然是一幅幸福天使的飛翅，若經觸着她的皮膚時，她立刻在她的血肉的心核裏，即能感着一種甜和蘇鬆的震動，而使她週身呈出那種帶有神秘性的細膩地微顫；尤其是在夜晚她袒身和她睡眠時，就讓她日常生活中的萬種冷酷，苦惱都在那靜默的思想中襲來，只要她溫軟的肢體一觸着牠的皮膚時，一切都立即消滅，如春日之解凍。假若人間真有安慰的天使，這個嬰兒也就毫無疑義的是她的那個仙人了。

很久的時日，她在這種慈祥，溫暖的時光中渡過。她的昔日的‘你！鈺！’的時而昏膩，時而冷慘的聲中的生活，漸漸浸入了一種慰安地，款愈地‘媽媽～’的微細而充溢着愛之溫存的聲音裏了，雖然那種狠毒的，冷酷的含着恨怒氣忿的聲音——‘你！’——還不時的襲來。她的所謂的那種愛之感觸的震動，也就一日多一日的在她身體上呈現了。但她每當那種感

觸使她酩酊醇醉的時候，她所呼出的一種舒暢的聲音——‘乖兒，’實非世間一切的人或物或思索使她呼出的聲音所可倫比。假若世間所謂的‘愛人’有這大使人歡慰的力量，那牠一定就是她唯一的愛人了。

“看你到多討人厭哩？……一天到晚什麼事也不作，只親着你的么小鬼娃子！”一日她那不認識的人，突然氣憤的從外面回來向她說。

一種冷慘的可怕的氣流突然從不知什麼地方蕩起，直逼地襲入牠的心房。她立刻寒冷得戰慄了。他去了，她手中熟睡的天使，她的愛人，她的乖兒，在夢中似有所驚懼的肢體的顫動，使她深深感着一種‘生’之可怕的悲哀。她看看牠，她看看四壁，她看看包圍着她的空虛，都彷彿睜着牠們猙獰的兇眼，伸着毒狠的爪牙，要來爭牠吞食。她恐懼了，她恐懼得戰慄了。彷彿她覺着她的靈魂已被牠們抓去，她急急地低低兒叫着牠說：“乖兒！醒醒！乖，瞌兒睡好沒有？”好像這一聲能有驅逐兇魔的能力，破除她萬種恐怖的功效，而她的稍一微醒的生之呼吸，立刻又使她安

慰了，雖然她並未因她的低叫而甦醒。

這大約是因為她病了緣故吧？她的短時間的甜美的生活，立刻又陷入慘澹的冷酷的恐怖時代。尤其是當那個不認識的人來慰問時，她感覺着一種特殊的驚恐；好像在十分緊嚴的戒備時期的夜裏，她遇着一羣兇狠的荷槍兵士向她問她所不知的口號似的，立時被一種特殊的恐怖的冷氣包圍着，激蕩着，內心戰慄着。

“好點沒有？唉！”他總是這樣毫無同情的猛問，而且煩厭着。有時他還要用他的毫無表情的粗大的巨手來撫摸她。可是她雖然於此感着極大的不安，而總是低聲抑氣地忍耐着，好像在此時忍耐便是她的天職。

她的病一天一天的沉重着，這 K 城的名醫差不多已經請遍了，但無論什麼藥到她的口內便好像與她的內臟有所絕對不能相容的元素似的吐出來。於是她的病一日一日的向那不堪療治的時期湊近，她自己也一日一日感着失望的沉痛的發洩加厲着。

這從遠方請來的勺大夫的藥，牠又一樣地吐了。
牠又悲悽地失望的哭了。

“真無用！連藥都灌不進！”那個不認識的人，生氣地發怒了：“來，我試灌看。”

他生拿活捉的灌了藥水，雖然經牠劇烈地哭喊的反抗，然而終於灌進了。牠吃了藥之後，極平和地睡了一忽兒，她心中也漸漸平安的在牠身側注視着，而且心中好像她馬上就能看見牠的復好而跳躍的慰安着。

“哇！”她好像感着一個劇烈的疼痛而猛醒似的哭了出來。她忙的用手去拍牠時，牠的肢體不知怎地忽然痙攣起來。這是希望臨絕時的掙扎吧？牠的臉漸漸由薑黃變成了灰白，而痙攣益發加厲的緊縮着。她的心於是也隨着她的痙攣的緊縮而震動了，裂痛了，戰慄了，她絕望地哭了。

“真討厭！哭什麼耶，哭？”那個不認識的人突然從屋外闖進房來，生氣地斥責。

“你……你……你看……小孩不成了！”她絕望

地向他沉痛地哭訴着。

“不成，她死！她！又有什麼可哭呢？”說着他又毫無感觸地走出屋去。

她的肢體上的痙攣漸漸緩了，而她的身體也漸漸的冰冷了，她的哭聲也漸漸轉高轉促而終於不能成聲的伏在牠的身上，她昏迷了。

“起來！”那個不認識的人猛地襲來拉着她的衣服說，她痴呆的坐起了身，看着他把牠用一床破蓆捲起，自己挾到屋外，牠給與一人駝往不知何處去了。

她痴呆地坐在那兒，好像她一切的知覺和動作都被那個不認識的人捲入了那床破蓆，被那人駝去，這裏只有她的僵死地軀壳。

很久的時間她在這迷夢中過去，一陣激憤的熱，她漸漸在她腦經中覺着。但馬上她又轉入一個昏迷境界，而且試着身上狂熱着；她眼前的世界也逐漸的變幻着，好像她鑽入了萬花鏡中。一切的舊有的物象都陡然變換了。她突地不知怎的跳起身軀，狂憤地向屋外跑去，彷彿她看見她的天使，她的愛人，她的乖

兒，在她面前向那無盡的途中飛跑，她狂奔地追去。可是她在狂奔的追逐中不時覺着她自己已經追上了她的天使，她的愛人，她的乖兒，但一猛地親掣地抱撲去，她又發見是如她同住的那位不認識的人一樣的生人而且眼中閃出一種兇毒的疑惑的視線。她恐懼了，於是她又往前追去，彷彿追去便是她的安慰和幸福。然而她的天使，她的愛人，她的乖兒永是在她追不上的前面的遼遠的途中；其所遇見而向她有表示的都是不認識的生人，如她剛撇去的使她感着冷慘的恐怖的那個不認識的人一樣的生人。彷彿她的世界已經完全變成了充塞她不認識人的世界了。

十四年，九，五日。

廢語

“啱！——”破曉的烏鴉掠過謝太太的院宇。

從疲倦的夢裏醒來，向窗上看看：仍然被濃黑深染着，表示出夜深的景象，雖然上邊能看出些朦朧的白色。然而按着他的睡覺的習慣法，這覺醒來，天也快亮了，雖然天還黑的很。

他看了一忽，眼睛又覺着有些疲倦的意兒，彷彿還想再睡。正在這個時候，他對面床上郭二的熟睡的聲音，忽然使他想起一件疑惑的事件。

——她能看中了他？——他眼睛在黑暗中向郭

二凝視了凝視，自己遲疑地問說。說着好像他又疑惑他的猜疑是絕對不會有的事情，又轉念的說道：“不會，誰不知道太太是一個有名的貞節的寡婦，……昨晚一定是有的事，況且他還是一個……。”半說調子說着，他又躺下身子，閉下眼睛，彷彿想再沉入夢裏。——哼~~~~！——他對面的郭二，忽然發出將醒時夢囈的聲音，從這聲音裏他內中感着一種離奇的興奮的激動，彷彿他想着——郭二沈入了一種甜膩的醇醉中——他即刻好奇地叫着郭二說：

——老二！醒醒……

——哼……，哼~~~~

——喂！唉，我問你嘍！

郭二彷彿有點醒的覺察了；模糊思睡的聲音答說：

——什麼？哼……

——昨夜太太那時候叫你幹麼事？

——麼事呀？——郭二有些震驚的醒來地問說。

——昨晚那時候太太叫你幹什麼？

——沒有幹什麼？……她叫我去看看後圓的門關沒有關。——郭二吃訥地答說。

——哼！——林大鼻中噴出一種不相信的聲音，可是郭二已經感着些離奇的覺察的驚慌了，於是辯解着問說：

——‘哼’什麼？

——‘哼’什麼，把我當傻子？！——林大假作知道一切的詐說。

——我日，咱……咱們在一塊兒這多年，誰還不知道誰呀？……詐我，我有什麼你詐耶？

——媽耶，我詐你！……你怕我還不清楚？……

——裝的！你清楚什麼？你不說，你不是你老頭兒的孩子！——郭二從床上一跳起來，瞪着林大說。

——跟你說吧，昨晚黑你前脚走我後脚就跟你去了。……哼！你在太太房裏我就在那窗子跟前站着得，……我等着問你什麼事，我等你可不有一個多時辰……末後我等不及，我才回來睡的……。媽耶！瞞我！……看後圓的門……什麼我不知道，——林大證

實郭二的說說的戲罵着說。

——唉，你可不要那樣亂說，你知道咱太太是個很有名的節婦麼？——郭二恐嚇着林大說。

——媽耶，好東西！……不過叫我滾蛋不咧！——
——林大反嚇着郭二說——不跟我說，不跟我說——
我不會跟人家說。

——喂，老大，……着實沒有什麼……

——哼，沒有什麼，那你在房裏有那麼長的時候幹麼？……瞞我，我也不是傻子呢？

郭二知道他的秘密完全被人看出了，於是檢出些回憶，昨夜中的事實來搪塞着說：——唉，其實沒有什麼，我告訴你不咧：昨夜太太的腰痛病發了，她叫我去替她捶腰。

——捶腰！那……那小環呢，王媽呢？

——太太說她們的手沒有力。

林大好奇的，又偵察地轉問着郭二說：

——太太和你說什麼沒有？

——‘說什麼沒有？’……沒有說什麼……所談的

都是家常話。

——什麼家常話？

——起初太太問我家裏還有什麼人和我今年多大年紀。我告訴她我家裏還有個老娘，我今年二十九歲……這些話。

——她還說些什麼？又問什麼沒有？

——她又問我有女人沒有，我告訴她沒有，她嘆一口氣，又問我娘有多大年紀，我告訴她今年六十八了，她又嘆惜我娘在家的孤單，沒有人抬眼，並且她還吊了兩滴眼淚，又叫我時常回去看看我娘，都告訴你不咧，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沒有什麼，我不過問問吧。

說罷，他們都默然了。一剎間過去，林大的疑問彷彿還未得到精確的證明似的，又更進一層問郭二說：

——喂，老二，太太給東西你吃沒有？

——給了一點。

——什麼？

——那前天大姑娘來時捎的點心。

——喝茶沒咧？

——看你說的，這熱的天能不喝兩碗茶，這也問。

——誰給你倒的呢？

——小環。

——小環也在旁邊？

——起初小環在旁邊，後來太太看見她磕睡，叫她去睡了。

——王媽呢？

——那老八又早就爬去挺屍了。

——那……末後太太房裏不掉你和太太兩個了咧。

——唉，掉我和太太兩個，怎麼？

——哼，哼~~~~。

——笑麼事？

——笑好事！

郭二忽然覺出他的話有些不妥似的，忙的解釋

着說：

——雖說掉我和太太兩個，我還是在替太太捶腰。

——太太在什麼地方坐？

——她，她在牀上歪着。

——你呢？

——我坐在她背後。

——她穿衣裳沒有？

——怎麼沒穿衣裳呢。還是那樣的紅顏色的小褂！……多遠就聞着香馥馥的。

——噢！——林大猛地笑着發出一個驚訝的譁笑聲。

郭二忽然又覺着他的話有些不妥似的，但又不知不妥在什麼地方，忙的又解釋說：

——我坐在她背後替她捶腰。這又有什麼可‘噢’呢？

一個奇怪思想使林大制住了他的笑聲，於是他又佯作被他掩飾過去的樣子，繼續的探詢着說：

——好，這沒有什麼。唉，那~~~~你在那兒一兩個時辰，能就說了這幾句話，別的還說些什麼？

——別的——郭二自己在心裏搜尋着，度量着，剪裁着，又接着說：——別的，還有我給她捶罷了腰的時候，說些老爺在生時候的事。

——什麼事？

——她說……

——她說什麼？

——她說的有些話我不懂。

——你說些懂得的給我聽聽看。

——她說，什麼一個人的習慣是養成的，也和我們一樣，終日勞苦，倒也不覺着怎麼的要命，要是有幾天闲着不做事，便覺着不好受，手脚都沒有地方擱了，所以我們人要勤快，好練成勤快的習慣，又是什麼一勤百事順咧。……

——不對，不對，……你不是說她說老爺在生時的事嗎？

——唉，莫慌耶！我還沒有說完得咧。

——好，快說。

——她不是說一個人的習慣是養成的嗎？她拿我們的勞苦作了比喻，她又拿她自己作一個比喻：她說當老爺在生的時候，她一天到晚就不能離開老爺；要是老爺有時候有事往什麼地方去了不回，她便急得了不得。

怎麼了不得？——林大突然笑着插嘴問。

——怎麼了不得，她說，那時候她簡直急得跟個掉了魂的一樣，飯也懶吃得，瞌睡也懶睡得，弄的坐不安睡不甯的。恨不能即時變成個天上的老鷹，一翅飛去把老爺抓回。老和老爺親密密地在一塊兒，一刻兒也不離。到現在老爺死了，她說她有時還是和從前一樣的急着想，可是想一忽兒也就算了。說到這兒，她的眼淚忽然流下來了，她的話也止住了。

——你呢？

這時候我心裏也酸酸的，我忙的拿手巾替她擦了擦眼淚。

——以後怎樣呢？

——我站在她面前，她眼睛紅紅地朝我望着。…

——林大玩索得味地把頭慢慢兒點了點，彷彿有些證實的又追尋着問：

——她望着你又怎樣呢？

——她把我望了一大忽兒——郭二似乎內中忽然有所激動的，用手理了他身上裹的單被，正了正他的坐地，又說：——她把我望了一大忽兒，忽然好像喝醉了酒樣把眼睛那樣閉上了，這時我想着她孤單，我真是有點可憐她。我就叫她說：‘太太，你發瘋了？請你起來收拾着睡。不要這樣淒涼了。’她的眼睛還是那樣迷迷糊糊的閉着，好像沒有聽見我的話樣。

——你拉她沒有？——林大忽然用單被把身體蓋了蓋，正經地坐起，又驚心地追問說。

——她是女太太，咱們怎能拉她呢？

——那你怎麼辦呢？——林大津津有味地笑問。

——我又喊了一聲，她仍然沒有理，我急了，我把牀用腿包撞了撞。又站了一忽兒，她才把眼睛那樣慢慢兒睜開。

——睜開了？

——睜開了，睜開了她又那樣把我看着。你就不知道，老大，她簡直看得我害怕起來。

——怕什麼？

——‘怕什麼，’連我也不知道。我想莫說是我，就是你，在這夜靜更深的時候，那樣一對紅巴巴的眼睛，把你直直的看着，你也害怕喲！

——末後呢？

——末後她從牀上猛的坐起來，用手掠了掠臉上的頭髮，下牀走到她梳頭的棹子面前，用鏡子照了照她的臉，又用手巾擦了擦。收拾罷了，在抽屜裏拿出一塊好香胰子來，給我，叫我明天好好的去東瀾把身子洗洗，明晚再給她捶腰。

——香胰子呢？我看看。

郭二聽了這要求，忽然覺着困難的遲了遲，然而終於無法的從牀底下很小心地拿出那塊胰子，遞給林大說：

——唉，老大，你可莫和旁人說呵！太太叫我不

叫旁人知道的。

——那不和旁人說也好；這塊胰子你分給我一半着。——林大嗅着那塊胰子訕笑着要求說。

——太太還要要的。——郭二難於割捨的強爭着說。

——不要緊，太太要是還要，你就說你送給了我一半，太太自然就不責備你。

——不，太太敢明着說你我荒唐咧！——說着，郭二着急的想用手去奪。

正在這個當兒，門外忽然送來一聲尖銳的小環喊聲。

——郭二，天亮了，你們怎麼還沒有起來?!……去担水呀!早晨還沒有下鍋的水。

這一聲的叫喊，刺入他們的耳鼓，他們始悟出天是已經亮了。於是林大忙的放下胰子，郭二急急收拾了衣服，互相妬忌的蹙了蹙，出門去作各人的勞苦的工作去了。

觀 社 戲

會記得我小時在莫明其妙中跑到鄉下一羣高大的土人叢中看社戲，在人際中我看見一陣紅的綠的亂紛紛地在台上一擾，接着便是——

“鐺，鐺，琴，琴，琴，……”一陣噪耳的金鐵交鳴的聲音，我在人擠我的天井中聽見。

“名角出來了，名角出來了……”幾個人津津有味的前面挨擠着身子說，我面前能看見台上的紅的綠的人間的空隙，立刻密密地封住了；只有幾個圓而寬大的黑背，背上豬肝色的頸頸，頸上的硬伸的頭，

在我眼前搖幌着，搖幌着，發出卑視我的形色來，彷彿說：“！呸滾過去罷！”

“鏗，鏗，鏗……”的聲音剛止，一聲沈寂一切的嬌嘶而高大的聲音喊着：“想~~~~當~~~~年~~~~，”叫人會想起豬在屠案上扯直脖子叫喊，於是便靜默了。

“好！”貼在我面前的一個圓而寬大的脊背向上—聳，那背上長的豬肝色的脖子也緊張的一伸，如霹靂般的那硬伸着的頭叫了一聲，幾個我旁邊的豬肝色的頭上的頭同時都滿意的搖幌着，並且還有的低聲羨慕地批評道：

“聽人家的板眼多足！……”

“看人家的走式！……”

然而我仍然在那人擠成的狹的籠似的天井中，只能聽着他們的批評，看着那搖幌的圓而寬大的黑背，背上的豬肝色的頸脖，頸脖上得意得飄然的頭。我急了，我向上推了推我的肩頭，想藉着他們擠的力，把我架起，去瞻仰那板眼足，走式奇巧的名角。

“莫擠！”貼在我面前的那個圓而寬大的背向前

捱了捱，豬肝色的頸脖上的頭向前竭力地伸了伸，好像一隻鵝，被驚恐提起；隨口發出一種命令聲。

我有所畏懼的鎮定了一忽兒，好奇的心又促使我把肩頭向上捱去。

“擠你媽的什麼？！”那個貼在我面前的圓而寬大的黑背，用肘彎猛擊着我的胸膛；同時掉轉那豬肝色的頸上的頭，用一種討厭而且參雜着憤恨的眼光向我注視着。

我恐懼了，我即時縮下我的欲向上的肩頭，默默地看着他，彷彿想向他有所解釋。

“小孩……看戲，莫說好好兒的站着……”我左旁的一個長着一撮褐色毛鬚的臉，把我蹙了一眼又揚起去，煩厭地評判着我說。

於是我便屈服了：那豬肝色頸上的頭，也已收了他憤激得令人恐怖的眼光，掉了回去。我面前依然搖幌着那圓而寬大的黑背，背上的豬肝色的頸頸，頸頸上得意得飄然的頭；我再也不敢有所希望了，只有在默然中懇切地祝他們中間的裂隙實現而且尋求着，

等待着。然而他們彷彿已經凝成了一塊似的，只有互相貼倚的搖幌和緊縮。我的自由活動只有仰起頭來看着天空中騷擾的灰塵，和灰塵外的藍得可怕的深邃的天空。直到一陣緊急的鑼響，叫起他們嘈雜地‘真好！真好！’的羨慕的批評聲的時候，他們這才釋然地將我鬆下，我的井也似的深天，才又漸漸放大，變成個圓形的籠罩，在我遠遠的地方將我罩住，雖然，而我却能任意的狂躍跳叫了。

於是我立刻跑了回去，想報復地向我母親訴說一切。

丁大王爺

這日正是丁大王爺出決的日期，所以這向來繁盛的羅山縣城，陡然增加了無數的奇怪的頭和臉。他們大約是爲看熱鬧而來的吧！但是他們又好像無所事事似的，朝着大家走的方向走着。

我朝着大家走的方向走着。

三五成羣，鄉下來的駝背上放着小辮的老頭兒，朝我走的方向走着，而且津津有味の下判斷似的惋惜地談着不知什麼。

一個個賣柴火的，賣菜的，賣糧食的大哥們，扛

着銜桿，拿着扁担，提着繩子，雄糾糾地噙着眼睛，鼓着鼻子，朝着我走的方向走着；一遇着熟人，便打招呼來對於一種禁事打暴不平地憤激地談着。

漸漸我有些留意了，我跟在幾個老頭兒的身後；一個老頭兒把小辮擺了擺說：

“唉！……人一輩子的落場真是說不定，……丁大王爺那想到他的這一朝呢？想當初他自從賭傷殺了李二狗，那一個人不佩服他的膽力？……周卯首那樣的本事，在路上看見一個人出恭，便能認識是刀客的眼力，領了幾次火票也拿他不住。現在也足然到這裏了！人的落場真說不定。唉！——”

又一個老頭兒的頭在他豬肝色的頸脖子上滾了滾，接着說：

“大王爺現在變成了大亡爺了，真可惜呵！……周鎮武那樣怪的眼睛，都被他的穩軍之計瞞過了。真可惜，可惜他這樣的材料沒有正用！……噫！……酒色財氣真是沾不得的東西！”

又一個老頭兒，將他豬肝色的頸脖子扭成一個

麻花子，向這兩個老頭兒，發表他的意見說：“‘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丁大王爺那裏能曉得做他的活的是他的兒子？……人的心真猜不透呵！他待黃長腿到多好呢？……”

又一個判斷着說：“這也是願他貪色……不然，莫爲一個黃長腿，十個黃長腿也不是他的價錢啦！”

我這樣留心地聽着他們，跟在他的後邊走。丁大王爺的一身的履歷和風流英武的事業，漸漸在我腦中構成一個素日我腦中盤旋着的黃天霸一類的英雄影像，在無意中惋惜着今日他的死亡。而且心中有意無意的想着：“假若我要是有一身本事，……法場……”不知怎的，我身體內的熱血，忽然覺着有些膨脹似的，即時我便把手膀一硬，手膀下的拳頭，也緊緊地捏成一把銅錐的兵器似的，向人們踏成的死土的地上的空氣中一擊。嘴中的牙，同時也恨恨的咬着。那羣老頭兒的頭漸漸失了牠們的引誘作用。一剎間過去，我又發現我在一羣青年的大哥兒們身後跟着。

“媽的戾！黃長腿這忘恩負義的賴種真該殺！……丁大王爺對待他多好呢？”一個大哥兒升了升肩上扛的衝桿說。

“大旗倒了，日他媽，王家那小五虎又該稱霸了……反正該咱們老百姓遭殃！”一個賣完糧食的大哥兒，把空布袋往肩上一扛說。

“唉，莫那樣說，老虎無論多好，終是個吃人的傢伙，又一個辯正前兩的人話說：

“……好馬不吃牆根草，你看看大王爺什麼時候害過咱們近處的人……咱約自從他出了名，連一個小耗子也沒有了，莫說強盜咧！……他打財喜總是到百里以外去：信陽州咧，息縣咧，正陽咧，還有些很遠的地方……”那個扛衝担的憤氣的辯駁着說。

“他的腿真快，去信陽，一夜打兩響來回！”這一個被那個說服了似的附和着那個說。

“誰不知道他外號丁家飛毛腿，他腿上有兩根飛毛要是想走快，把那飛毛一扯，一天兩頭見太陽可以走四五百！……那回在南里店河沙灘的趕兔子，把頭

辮子都跑直了！……”又一個贊嘆地敘述着。

他們隨隨便便的說着走着，我也無意識地毫無自主地跟着他們走，彷彿他們的話中有一種特殊吸引力，使我不得不走似的。

“哄——！”從我對面忽然湧出一陣驚慌的喧嚷聲。

可着街道湧來了大堆的顏色灰暗的人羣，人羣頂上與空中灰塵啣接的部分，顯出許多表情不同的面孔，這是與十月一日城隍爺出行時的不同的一點。那些面孔彷彿都沒有長在人的頭上，而懸在空氣的灰塵中，或掛在一根包着衣服の木桿上。從牠們中間，那種熱燥昏煩的“哄——！”的聲音飛出，而彌散到所有的空間。牠們上面的表情，在從我面前闖過的時候，我看見有笑着笑的；有哭着哭的；有無所感觸而哭的；有灰塵在他們臉上，閉得他們哭的，有笑不急的，氣在他們皮裏膨漲，悶得他們哭的，彷彿都在哭，而且是只有哭，但是沒有哭的聲音。我看見一羣人立在路旁，彷彿是怕這‘哭’的障氣將他們沖病了，

又好像等待着一件奇事的發生似的，眼睛向兩旁警心地尋視着，於是我也毫無自主的向路旁台階上一立，眼隨着他們尋視的方向尋視；但是再看他們時，已經被這豬肝色的面孔的潮湧將他們捲了去，旋轉着，旋轉着，灑失於紛亂的灰暗色的潮中。然而我却好像變成了個小迴水鏡似的，照相機似的，留聲機似的，看着街甬中湧去的臉，聽着街甬中蜂起的聲音，但是毫不爲動，而且在無形中還將他們的印像留下許多。

遠遠地我看見一排穿灰色衣服的人在人頭上，跳躍着，跳躍着，向我的立在地飛奔而來。

“嗒！嗒！嗒！”人向兩旁一分，我幾乎被一種無端的力壓倒，一陣急快的馬蹄聲，在人們倒開的道中飛過。我再急急立定凝睛注視時，他們已經又在我過去的路上的人頭上，那樣跳躍着；跳躍着向大家去的方向馳去。

“丁大王爺來了！”我正凝視着那過去的在人頭上跳躍的灰色的人，突然聽見我肩下一個人這樣低

嚷着說。我忙的向着他臉的方向注視時，一個無轎筐的白松木的轎椅上，綁着一個人。他的骨頭從他的慘白的皮膚上，暴出一種猙獰，稜峭的訕笑；他的血在綁着他的繩索的條痕中間，暴出反抗的熱的紅色；他的力在他綁在一塊白木板上的頭額上的青筋上，暴出一種冷譏的言語；他的靈魂在他的那對黑重的眉峯中間，暴出他憎恨的感情；他的‘生’在他的那蓬亂的頭髮上，宣布出他命運的厭煩的歷史來。這歷史，假若用文字寫出，便是這篇佶拘熬牙的東西：

“我自從有了時間的生命之後，我便浮蕩在人的，一部人的，記憶中了。然而這並非出之我的本意，因為我知道：人的記憶中的人物是有限量的，而且限量還很狹小。所以我自從被他們登在他們的記憶的賬簿上，我便受了無窮大的擠壓力的排斥，然而他們的記憶中和外界的界限，又是一壁高而堅厚的銅牆，這是我只有死的可能，沒有逃出和生的可能了。於是我不停的想出一種免死的法子：極力將我自身縮小，然而一當我的試縮的動作發起時；我便發現了這是

一種勞而無功的動作；並且同時有一個暗示預言給我說：就讓你縮小到成一粒微塵，你所受的壓力只有增大，沒有減少。於是我知道在‘擠’的中間，只有‘擠’是解救擠死的方法。此後我便採取了這個擠的報復的方法；不唯不縮小，而且要將身體在可能的範圍內漲大。這便是我所以有現在的原因，雖然，現在我的再漲大着去擠的力已經算是喪失了，但他們的銅牆包成的記憶的範圍的界壁，我也快找擠出去的門徑了。並且我還希望，我在未出去之先，我能將我在此中所佔的空間，用死的毀滅的水仔細的洗一洗，好使此中永沒有我佔在的時間和空間的蹤影。這我便痛快了；因為我不願再在無形中受他們的空虛的排擠和忌妒……”

這正是丁大王爺，他的呼吸似乎是停止了，從他的身上我看出沒有生之活動的靜默來。人們的逼近他的“哄——！”的聲音，好像被他這死的靜默壓下去了似的，也都將那發出“哄——！”的聲音的嘴緊緊地閉上，匆匆地在他的腳下圍繞着走；地上乾硬的土凸

上，不時發出一種死的譏笑的聲音“吃——吃——吃——”

他看着，他眼睛發直的看着，圍繞着他而蠕動的污黑的和灰黯的頭，他似乎有些惑疑，他好像在尋找他馬上就要跳越到另外一個世界上去的一道濠溝的方法和步簇，可是他又似乎覺着這道濠溝的跳越的困難，至多不過能比上他素所慣越的黑夜的高牆一樣，或者還要容易一些；而這些陪着他去的鼠也似的人們，將都要懷着膽怯的驚訝歸來，沒有一個能配得上與他做一個探險的伴侶的，他不禁的冷笑了：

“吃——”

“大王爺！聽說你是好漢，今天怎麼怎樣僵？”他脚下走著的一個灰色的頭忽然掉轉臉，譏笑着說：

“吃——”他看不起這灰色的頭似的，又發了一聲冷慘的笑聲；同時將凝視着大眾的充滿着惑疑和蔑視的大眼睛，移釘在那個灰色的的臉上；但是除了笑聲以外，他又默然了，所留與人們和那個灰色的頭的只有他臉上那冒險的，恐怖的，漸漸兒彌失的他的

笑容。

“像人家真是好漢！一點怕的顏色都沒有！”不知在什麼角落裏，發出來這樣一個人在鼓中似的贊嘆的聲音。

他的眼睛又慢慢兒移在人衆中去了，彷彿想尋找那個發贊嘆的聲音的人。

“大王爺！有話說沒有？”突然又一個灰色的頭向他問說，他又猛的將他的帶着一種堅強的，惑疑的眼光移在這個灰色的頭上，而且還像很熟習似的在上面溜察着，然而沒有說什麼。最後他又慢慢兒將眼光移在人衆上去。大家又靜默下來，只有地上的乾硬的土凸，不時發出一種死的譏笑的聲音“吃——吃——吃——”

我好像被一隻無形的魔手拉住了，於是便跟着人衆走了去。

這大約是從他的慘白的身體上吧？我漸漸感着一種陰濕的冷氣，而且這冷氣漸漸就主宰了我的——一切的生的移動。我的四肢麻木了。我的生之‘知’漸漸

消失了作用。我完全被一種反應作用主宰着，我走，我向着大衆去的方向走。

很久的時候，我在這種反應作用主宰下向前移動着。

污黑色的頭，在兩旁成堆的疊積着，路上只有灰色的頭了。我也在無意識中被兩旁的堆積的黑污色的頭們吸去，我麻木地立在他們中間。然而我再尋找那丁大王爺時，在人際中我看見他已經由人頭雲中的白木椅上，被人拉在灰塵堆滿的地上了。他並且似乎有所覺察地，低下了他的頭，彷彿在默思人以上的東西。

“哄！哄！哄！”一老尖銳的清徹的射彈聲，將那種悶熱煩燥的聲音激起。然而我不知怎的，忽然好像被一種驚恐抓住了似的，我戰慄了！我的戰慄是先由我心中戰慄起的，彷彿是陡然在頭上着了一盆涼水，又好像在夜間習慣了無聲音的地方，陡然聽着一聲裂帛似的扯直嗓子的叫喊，我不自由主的，彷彿是有所恐怖，我的脚便向我家中移動。

“丁大王爺真是好漢。”一種加重我的恐怖的讚美聲，在我身後追着我說。

“寒戰就不打！……”又一個羨慕的聲音追着我說，我的恐怖益發催促我速走。我邁着幾乎跑的快步向我家中走去。最後我彷彿聽見一個老人隱約地說：

“唉！——丁大王爺現在真成丁大亡爺了！……多麼漂亮的一個人，……可惜沒有走上正路！……”

我硬着頸子，想避免一切的跑去了，但我腦中却如刻板似的，印下一句“可惜沒有走上正路！”的惑疑的恐怖。

四五天後，我不知爲什麼，或者也有些故意吧？我打從那殺場下面的一個亂草崗子旁邊經過。崗西面正是我必走的地方，天上環繞着的數十個烏鴉，參差地在我前面的途中落下。我從東邊翻過崗子去，“速，速，速”一陣羽翅的拍動聲，突然在自然的靜默中騰起，我心中的靜默也陡然爲之激起一種回憶的恐怖的波痕，我前進的腳突然被一種魔力壓住。從一

陣“哇，哇，哇，”的她們的淒涼的紛亂的叫聲裏，我似乎有所覺察地向她們看去。冷慘的太陽光，從她們的稀疏的，移遊的翅影中，顯示出一羣餓狗圍着一個破了半個的新坟。在那羣餓狗的有所震驚地期待停頓中，我看見了大王爺的已經被土變化了的頭顱，在污暗的灰塵裏：半個被死血浸漬的灰泥包蔽着，薄薄的遮上了一層死土的污灰的眼睛，帶着一種憎恨生的苦熬的表情，向慘澹的藍得可怕的天空警視着，然而眼皮彷彿被生之憎恨吞沒了似的，沒有了；破了半個的鼻凸下，兩列慘白的牙齒，欲吞沒一切的，帶着毒狠的示意，向天空裂開；已經變成了土色的慘污的他的身體，在那冷慘的新坟裂隙中暴出；遍身的毀傷，顯示與人們一種生之毀滅壓出的死之恐怖來；彷彿向旁邊列站着的一羣餓狗伸說：“朋友，要是朋友，請給我一個爽快！”

最後我被恐怖壓得皮肉緊縮着走去的時候，那羣餓狗齊齊地向我射了她們的認識的眼光，又低下頭去作牠們解決的工作；一羣烏鴉在我對面的途中

“哇，哇，哇”的向我感謝的飛起，在我頭上盤旋着，盤旋着，又復聚於那個崗上去了。我腦中麻木了，我毫無感觸的搬開了這亂草崗，向有生人的地方走去。

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夜半。

愛 人

——噫！

竟存扔下他手中吸殘的煙頭，深深地嘆了一口‘生活苦’的悶氣，從沙發上站起身來，走到他冷落的門前，向外探望，彷彿有所尋求：

紅森森的太陽欣賞着那向陽壁上不時飛動的幾個小麻蒼蠅，從濕潤潤的花枝上，向他表現出牠得意的顛巍巍地笑容。

然而這已經不是竟存現在的需求了。

他毫無感觸地呆視了一忽兒，他心中所隱匿的

一種無名的要求，彷彿得着一個不可靠的解釋來似的。

——真個的連……薪水也預支完了……

他心中懷疑地恨想着一種幾乎不可相信的決定，立刻又覺着絕對靠不住的急急地走入屋中。倉忙地打開皮箱，好像搜求一種隱匿的玄想的希望似的在四角中，在四邊上，在衣服堆聚的底裏，探尋了一遍。然而他所尋找的東西，彷彿畏懼他似的，已躲到一個他永不能看見，摸不着的地方。搜尋了一忽兒，他終於失望地，不相信地住了手。蓋上箱子，又轉向他從前所曾常遇見這個隱匿的希望的地方探視——在抽屜裏，在書架上。然而又好像他隔着棹子的木板，架上的書堆，已經看得十分清楚了——他所找尋的東西不在那裏。他失望地依舊倒身在沙發上，好像他能在这沙發上得着解釋的安慰。

日光在窗紙上移動，漸漸將窗格的陰影縮短，他睜着他的充滿着幻思的眼睛，呆直地向窗上凝視着。他的剛才的迫切的要求，漸漸鬆弛地模糊起來，好像

欲向夢中沉墜。

他的心被頹廢的往昔吸去了：

他的別去十五年的朋友——亦吾，游移地在他記憶中浮起：

在 K 城中他們同住一個中學而且居在一處，每日彼此相約着讀書，競爭着讀書彷彿在這‘爭’的裏邊，能尋出無限的勝利的安慰。這常常總是他的勝利。讀完後，他便在旁溫習着前邊的等着，有時候還去帮他——亦吾——解釋那書中的困難的句子，以促他讀快，這樣，他自己是常常被人和亦吾尊重的。並且有時候還得那些先生們的‘敏而好學’的獎語。讀完後，他們便或去學校園或操場閑散，或同坐或睡在床上，談些將來的事情；這他常常是和亦吾不同的。

亦吾主張：人生在世，非要作出幾件轟轟烈烈的大事，便是此生的虛擲，便是對不起父母，對不起自己，對不起社會。而他的主張則是做轟轟烈烈的大事不如做細微地教人的事情。所以亦吾預定將來要做官，他則願意從事教育。然而因為他們彼此的感情很好，

所以常常都跟着同化對方的思想，使對方的思想和將來的志願，與自己的起一致行動；這便是他們常常在言語上起衝突，而且甚而致於發生相互譏嘲的貶蔑的地方。但剎那間過去，他們依舊成了親密的朋友，互相握着手談些悔恨的話，以慰對方的心。這，亦吾常常和他說：“可恨我們的主張不同，將來不能在一塊。不然，我願意我們永久的不離開，絕不容第三者來破壞我們的感情。”他亦默然在心中承認。

畢業後，他們因所學不同，便亦投奔各異了。後來因主張的不同，在畢業時約定的彼此每星期非有一封信不可，不然，則缺信者，除了補一封外，還須受罰的規約也漸漸懈怠起來。最初還有人提出罰的條件，到後來都覺着無味的彼此不責問了。

到今日不通音信已經十五年了。

想到這裏，竟存好像從夢中醒來似的，忽然自己低聲嘆說：

“噫！真快！眨眼之間，已經十五年了……”

說罷，又拿出一隻紙煙來抽着，復倒身沙發上，

看着那冷然地污白的牆壁，極力地去凝想着往事：

——自從中學畢業後，因為愛人的關係，便改研究教育的方針，而研究文學。……窮把意人摘去了……她現在往那兒去了呢？……文學的材料增多，……生活的壓迫，……文學的材料消滅了……窮又逼着來幹教育……不通的教育……——

“這樣實在是害人！”竟存想着突然一個奇怪的思想使他坐起身來說：“不懂教授法和沒有研究兒童心理學的人當教員……費力不討好……害人！害人！……”

——……又有什麼可幹呢？——他磕了磕紙煙的煙灰，又遲疑地轉想。

‘嘩喇’房門簾的響聲，把他的被沉重的思慮壓得低垂的頭顱驚起。

“周先生的信——”夫役拘謹地遞了信，自去了，門簾依舊把搆通戶外物象的消息的開孔遮住。

——這是誰的呢？……筆跡好熟呀！——他看着信封驚疑地想。

——是我這兩天教的不好……錯了，那個學生寫來罵我？……是的，是的，昨天那一句我講錯了。——他遲疑地想，忽然好像得着解釋似的，站起身放下信和煙從書架上抽出課本，翻開，疑惑地將他相信講錯了的那句找了出來，警心地追憶着昨日所講的言語，好像有所決定的生氣地放下書本，眼光充滿着疑惑的幻想地向天花板望了望，便又轉到那封信上了，彷彿想找出那筆跡的主人來。

——是康采？這班上他最淘氣一點……他好和我搗亂——想着他又拿起那封信來仔細的審察。但是他看了一忽兒，覺着筆跡有些不像似的，又把眼睛的疑想的注視，疑惑地又移到那灰白的壁上去。一剎間過去，他彷彿已經將他的疑惑證明了似的，拆着信封嘴中暗暗地發着恨聲低語說：

“……看他寫的是些什麼……趕旁人的筆寫的字，能瞞過了我？”

他看道：

“竟存哥：

不通音信已經十五年了。你的亦吾弟恐怕早已在你的記憶中消失了痕迹了吧？但是我還是不時的想着你，想着你的天才，想着你的能幹，想着你的言動，想着你對我的感情；而恨我往日的疏忽，以致把我們的音信斷絕了。所以我雖屢次想與你寫信，但當一執起筆時，‘海闊天空，那兒是我親愛的竟哥留迹處’的問題便隨之而來了。於是我只得擱下，所有的熱情與悵望，只有向天空游歷的浮雲，遙遙地默祝寄託而已。

今日正在悵望的愁悶裏，我無意地踱入閱報室中，忽然在報上看見了我兄的名字，匆忙的讀罷，十五年前我的竟存哥，忽然又在我眼中活動了。所最可幸者，我哥又於後面綴上住址，使你的吾弟有可投函詢問之可能。但我又疑惑，這咫尺的北京能將我們親愛的兄弟的感情，隔絕得如是之久，與如是之絕嗎？特上此函，若果是我的親愛的竟存哥時，請於接信時來我這兒一叙，這兩天我定在家候你。

你的愛的弟弟亦吾。

他的心隨着‘竟存哥’三字而起的驚喜的顫動，逐漸字句地擴張開來，直到最後的署名‘你的愛的弟弟亦吾，’假若他的心要是一個未放的花蕾，那這封信便是催她開放的夜雨。一種新花樣的感觸，使他閉上了雙眸，凝寂了思索，在渺茫的意想中，去追尋一種他不敢相信的確切的事實的證明。他又睜開眼睛不相信地一再查看了查看：那字跡上的一點一撇，一橫一直，都真真地顯示出他十五年前的亦吾弟的可愛的飄灑的態度；那句裏行間的一聲一響，一聲呼吸都赤裸裸地將他的動輒感同情的亦吾弟精確地寫出。他真正的看見了他亦吾的落落大方的態度了。他真正的聽見了他亦吾弟的宏亮的聲音了。他忘了在時間上已經躋過了十五年的長距離，他好像又回到十五年前的世界了。許多稚氣的思索和悲傷又重重的將他的被‘生活苦’割去了生的動機的心頭壓住。他不自覺地流淚了，彷彿他在這十五年的倏然飛去的時中所受的人的讖視，窮的懊惱，愛的悲傷，生的苦

悶，都得着發洩的地方和同情的聲調，而感着欣爽的流淚了。一幅甜蜜的圖畫展開——他宛然又和他的亦吾弟在充溢着十分詩趣的月影稀流的樹下，搭着肩頭，握着手腕，傾心地談着那些兒時的感觸。時間在無形中過去，回憶中的事實一滴一點的向後推移着，他們畢業……他們在車站上最後的分手……思想把他們的感情割斷……回憶的影子給與他以寂寞……直到他接着這封信時。他一再緊心地看了看他手中拿的那封他不曾夢到今生還會接着的信，他充滿着疑惑和幻想的眼睛，漸漸於無意中又移到那無表情的，無引誘的空中去了，他好像呆了。

一霎時過去，一個催促的要求，在他內中攪動。他站起身來，理了理頭上的蓬髮，整了整身上的衣服，清了清腦中的言語，仔細地記了記那信封上給與他的地址，他走出去了。

“老爺剛出去。”他敲門後，一個帶着十分主人氣的聽差，出來拒絕着他說。

“他什麼時候回來？”竟存凄然地，乞求地問。

“那可不知道，……哼……哼”那個聽差煩厭地說着，臉上堆下一幅卑視的笑容，帶着請他快走的表情地又把門用兩手向中間合了合。

這彷彿有些不然了，他遲疑地看着那門欲掩閉的向中間湊合着，但是他的腳彷彿有所繫掛的留意，但並不向走開處移動。

“你老等一忽兒再來好了。”那個聽差催促他去的說。

“裏邊有客庭麼？我往裏邊去等一忽吧！……我來的很遠……”竟存感神疲乏地欲休息一忽兒乞求着他說。

“老爺還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來，你老請明日再來吧……”那個聽差不耐煩地拒絕他說。同時那門也隨着他的聲音徐徐兒闔上了，毫無同情的。

竟存惘然地立在門前，人們從他面前走過，汽車從他面前飛過，灰塵委曲婉轉的向他鼻孔中戲鑽，他都不曾覺到。他所覺到的只有一種不可解釋的惑疑：這是亦吾弟的住宅嗎？亦吾那裏會這樣驕逸的冷酷

的侍過我，亦吾弟變了嗎？而他的信上所表現仍然是那十分可愛的，稚氣的亦吾。這大約是我問錯了門吧？這就是信上所寫的街和號數而且還有剛才聽差的承認的證明，這真是不可解釋的感疑！他看了看天空，天空中堆滿了乾燥的灰塵，絕沒有他亦吾弟的言動可尋；他看了看閉着的門，門上呈獻出許多蔑視，擯絕的人的驕矜而冷酷的面孔，他似乎覺着有些索然的無味。去，空拋棄了從偌遠跑來的勞碌，似乎不捨；不去，這冷酷地擯絕地緊閉的門，似乎不允，而且感着餓的迫逼。矛盾的思索在他的心中開戰了，他的惘然的感觸，漸漸變成了憤怒。他看了看那毫無同情的緊閉的門，他幻想中漸漸浮出亦吾的影子，他的無所鍾聚的憤怒，找着了停息處似的，都激蕩着，激蕩着，堆在亦吾的幻影上。最後好像他決定了走。然而一個穿戴很華麗的中年在狠遠的地方，便用一種偵探的眼光釘住他，彷彿想在不相信中尋出相信來似的，車子停在他面前，那個中年下車來生疎地驚異地尋問着說：

“那可是竟存?!”

“哦，你是亦吾!”

他們的手在無意識中握住了。

門在無形中開了，仍然是那個聽差，但滿臉上堆下歡迎的笑容，在門側謹心地侍立着。

我們在街上攝着時，恐怕都不敢認了。”亦吾拉着他的手，向門裏走着說。

“你簡直不像從前了。”竟存向裏邊走着說。

他們的心都激蕩在一種奇異的歡欣裏了。

空氣那麼歡喜的笑着，牆壁那麼歡喜的笑着，一切都那麼歡喜地笑着。他們手相互那麼摯熱地挽着，走入了一間書房。

“這十多年真容易過，在不知不覺裏邊已經到了。”竟存回憶着往事說。

“沒打算我們還能見面呢?”亦吾感激不知什麼的說。

“真是出于意料之外!”竟存同情地附和說。

“竟存!你看我老了些沒有?”亦吾笑問。

“老的多，臉上的皺紋也起來了，鬍子也有了，”竟存說着便用手自己摸着臉上的鬍子。

“你也比從前老了，簡直老的快不認識了！”亦吾眼看着竟存說。

“噯！那還說！”竟存突然感着一種同情的悲哀，嘆說。

“你這十多年的生活可好？”

“噯！只有奔波。你呢？”

“我前五年頭的就來北京了。我來北京的時候，就打聽你的消息……打聽了好長時間也沒有打聽着……末後我在內務部找了一點小事，幹了一年，又有一個朋友給我介紹到法專去當政治學的教授……”說着，亦吾用手指着壁上的一張像片，得意地說：“又幹了一年，由林寄廬給我介紹了這個周女士，不久我們便結婚了……你看怎樣？”

一個暴烈的震動，突然由那張像片上，打入了竟存的心中。

“哦——”竟存發呆地向那張像片凝視着，彷彿

在那張像片上，他突然找出他數年來內心悲傷的結晶和惑疑的解釋來；他呆了。

“你認識她？”亦吾驚問。

“不認識……”竟存呆了一忽兒，遲疑的答道。悲哀的往事，漸漸又在他心中壓下了。

“她名字叫周玉娟……我去把她找來你看看……”說着，亦吾跳起身笑着跑出去了。

竟存孤寂地凝視着那張像片，死去的創傷，又在他心頭上蠕動起來。太陽變了牠歡喜的彩色，空氣變了牠溫和的波流，牆壁變了牠潔靄的顏色，器具變了牠馴服的外形，一切所有的空間和時間都變成了一塊冷凝的岩石，緊縮着在他四周包起。彷彿他聽着一種預言告訴他，以他將要遭受一種不可逃脫的滅身的危害，他的氣恨和憤怒在他的血中湧起，而又被一種冷的譏嘲地恐懼抑下地強壓着，他戰慄了。

“誰耶？嘻，嘻……”一個使他的憤怒炸裂的女子的笑聲。

“莫管，來看看就知道，我的一個很老很老的朋

友，嘻！”亦吾的聲音。

竟存的已死的血液沸騰了，已死的氣憤的毒恨和侮蔑的羞辱齊齊地在他說不出怒火上壓下。門簾響了，亦吾和一位婦人闖進屋來。

“竟存！這是我的愛人……”

他呆了，她呆了，……他呆了，他們的生之知和動都彷彿被那‘愛人’兩字壓死。於是一切都寂然了，只有他們三人心頭上兇猛地跳動着的脈膊，在各人的屠戮的殺念中，呼出一種兇狠狠的冷慘的疑惑的聲音：

“愛人！？——”

一九二五，九，二六·於西齋。

子 與 父

報曉的雞聲，把李自有從夢中驚醒；他抬頭看了看示時的窗上：淡淡兒有些暗意底灰白。

他好像做錯了一件要事，忽然明白過來了而立要悔改似的，翻身從床上跳起，嘴中帶着悔恨的口吻自語道：

“天怕是已經到了卯時了……莫遲了咧！……”

三把兩把穿上了衣服，走出了房門。到院中叫道：

“小二！起來沒有？……快起來套車呀！”

叫罷，聽了小二的答聲。便轉身到院中草架前，扯下幾捆麥草。一再用手試了試，彷彿嫌輕了似的，又找了幾塊破磚，從草捆散亂的頭上，深深地塞入草捆中間；塞罷，又在外邊補填些雜草，使草捆還復原狀。一切停當了，小二始睡意蹣跚地從外邊走來說：

“套好了，搬吧？”

“搬！”

他和小二便將些沉重的草捆，一個個向門前套好的車上搬運。運完了，又用繩索索好。李自有坐在車頭上，囑咐了小二看門的話，手中鞭稍一動，車便推着牛走開了。

紅星星的大太陽從他迎面遠遠的遠遠的一道黑暗的霧中水汪汪地巴出半個來，照得滿野金紅。半面陰暗的秫苗，豆苗，都喜歡得含着淚滴，相互微笑地推撞着。他整個的靈魂都彷彿蕩漾在這種和霽的晨曦裏了。

城裏邊飯晚，這大約總不遲吧？——李自有心中這樣盤算着：——我先去把這幾個捆麥草賣了牠…

割塊肥肥的豬肉，灌瓶好醬油，好叫他——他的愛兒——回來享享福……補補他用半年功的虧。

‘工東東，工東東……’車在乾硬的地上強向前走的聲音。

殷紅濕潤的太陽，已經離地二三丈高了，漸漸乾燥起來，金白起來，有些熱的意味了。然而這景色，完全不在李自有的覺察中。他腦中的許多賣草買東西的計劃，漸漸也都凝集起來——成了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影像——洋學生，這便是他整日家在心中自誇的愛兒。他是瘦了？這當然是他用功用的。是的，他是很用功的，年假回家，他一天到晚在屋裏‘吧吧’地唸——唸洋文，洋人子的洋文，洋老爺的洋文。他還說他會和洋人子說話，洋人子連官都怕。從此，無論他是誰都不必怕了。……官，將來叫他去考法官，做縣官……老太爺上任，坐在那圍着一圈副兵的大亮轎中，人都伸長脖子看，威威武武地。李自有的心花亂了，他儼然坐在一輛安樂轎上飄飄然的隨着屁股下‘工東東，工東東’的車聲浮蕩。移遊地他馳放了

的思索漸漸又凝成一個——灑武揚威的大官的影像——帶着洋氣的大老爺，這便是他整日家在外面所誇耀於鄉黨鄰里的愛兒。的確的，這樣的兒子，在天下實在不可多得的，大約幾幾乎也只會李自有自己有一個。他目空一切了，拿東莊王立本的大兒子比一比，呸！那裏夠格？拿西莊郭得龍的第二個聰明的兒子比一比，呸！外面也比不上，莫說學材咧！就讓拿這羅山縣城裏的劉家，方家，呂家的少爺們比一比，他們都是吃煙的煙鬼，好賭的賭迷，好嫖的嫖棍，呸，都不是他娘的正經東西。一切的背後的上邊，一個站在很大的希望中的少年，長的眉清目秀，就是給天仙女做女婿也不愧，而且還有一個大肚子，裏邊滿裝着預備將來做官的學問，這便是他白日裏凝想着以極力練習着做老太爺的駕子的愛兒，而且是天下無論是誰都絕不會有。

‘工東東，工東東……’他屁股下的車子，仍然毫無感觸的發着這樣乾燥的聲音。一羣豬肝色的人臉從他低一頭的面前過去，他輕蔑地用眼瞟了瞟，他無

意中覺得他們這低一頭的行走，是應該向他表明的他們應有的身分。一列豬肝色的頸脖子，被重担壓得上一伸一伸地，從他車子兩旁匆忙地趕到他前面去。他用眼看了看，他們那肩頸交際處的被壓的深痕，他找着了他們應該鄙薄的證明，如車轆下的牛一樣。

‘工東東，工東東……’車子在牛屁股後邊發着空洞的恐嚇的聲音，好像受了牠身上放着的一塊驕矜的死肉的壓力的暗示。

“噓，嚇！”他驕喜地舉起手中的鞭兒發驅逐的聲音，而車子立時好像忘了自身的重載似的，向牛屁股上推去。

李自有宛然坐在一切的尊位上邊了。眼遙遙地竊看着那遠天升起的一輪紅日，好像覺得只有牠一日——才有與已比較的資格。風經過草的身軀，拜倒在他的脚下；坟墓戴着牠們青污的土冠，列在他的遠近的兩旁；田埂縱橫如接駕的隊伍似的排着他身由近及遠的左右，他昂了昂頭，摸了摸背上駝着的小辮，他儼然如戲中的皇帝似的，身臨於緊心傾聽的羣衆

之上。但是在他的靠近的前面，一個較他稍矮而身軀較他龐大的華麗影像，便是他的天下第一名的唯一地親愛的兒子。然而倏然屁股上受着些微痛的感觸，他依然坐在‘工東東，工東東……’的牛車上了。車前來往着許多豬肝色的人臉和頸頸。在這樣的人叢中當然不會有他的兒子的，他在無意中這樣承認着：雖然，而在來的人臉中間他仍是驚心地尋査着。

八里堆過去，三里橋便橫在眼前了，在他面前流水般來去的物影，仍是那些豬肝色的人臉和頸頸；在他兩旁遠地裏排列着仍然是些污黃的田埂和青黑的坟墓，毫無感觸地向他身後移動。而他的思索，却不是像剛纔那樣複雜了。他的心好像已經尋到一個安樂的處所，在那裏邊他決定的追尋着他的唯一的親愛的兒子的幻影，他的心的舌頭舐着時間滋味，彷彿是與路程有關係吧？一程比一程嘗着甜蜜，香美。他的驕傲也沒有了，他的自尊也沒有了，彷彿能證明他的可以驕傲和可以自尊來源的即在目前，驕傲和自尊是不必需的似的。

跨過三里橋，城牆上向天獨抒一隻烟突似的奎星閣，已經隱約在望了。他的心裏思慮，不知怎的，到此完全變成一團急進的情緒。他舉起鞭兒，車猛的又推着牛快快地跑去了。

向他來的一列豬肝色的人面叢中，他陡然發現了幾個玫瑰色的臉來。在他眼望見的遠處……近處……他看見了，他看見他的希望和渴慕堆聚的親愛的兒子的面孔。但是又惑疑，惑疑那臉對他的生疏。這是可以證明他的惑疑是虛僞的了：他的眉毛那樣長在他的眼睛上；臉笑時嘴那樣裂開；那樣的衣服是他上月與他親自送去的。這無疑地是他的親愛的兒子了。

——沒有見我麼？老和那幾個漂亮孩子談話……
——李自有自己在心中疑想着。

他們走到車前了，那個臉仍然不敢向這邊一視地偏向那方，和那羣漂亮孩子有說有笑的前走，好像是想闖過這輛卑鄙得可怖的牛車。李自有滿腹渴望和希望的熱情促他跳下了牛車。攔阻着那羣玫瑰色

的人臉，向那個臉問道：

“你怎麼沒有等我去接你呢？”

“什麼？！”那個臉驚異地圓着眼睛答問。

“你不是天成嗎？”他淒然地感着恐懼的問。

“什麼天成？！我是李秉旭。”那個臉氣憤然地答。

“你怎麼認不得我了，我是你的父親。”他乞求地申述。

“我怎不是你的父親嗎？天下同名同姓的多的很，你認不了這樣多！這老東西，怕你也是想不吃了？”那個臉惱怒了，其餘玫瑰色的臉，調和着將那個臉拉去。他們所餘下與李自有的，只是一陣譏笑的‘哄，哄’的聲音。

——他不是我兒嗎？！他的體態，他的舉止動靜，他的言語笑貌，他的服裝，他的名字，完全相同，完全相同！……是的，決不能不是，……那他為什麼不認我呢？……他瘋了？不，他還是和從前一樣泰然自若的說笑，他決沒有瘋。他喝醉了？不，他自幼不會喝酒，每沾一滴酒便要臉紅，他決沒有喝醉。……那他

爲什麼不認我呢？爲什麼他遠遠地看見我，臉上便現出一種迴避的顏色？……我有什麼對不起他的地方嗎？……我有什麼不配與他當父親的地方嗎？……——他回頭追望着輾轉地凝想，他漸漸有所覺察的憤怒了。

“呵——？”從憤怒中他失望地呼出一種了悟的聲音。

他又緊緊地追看了看，一個發現突然從他的彷彿覺察中跳出，他明白了，他明白他的希望和渴慕，完全被那個搖晃行去的玫瑰色的頸脖帶去。悽然地，悲傷地又轉眼看了看那停止的載着草的牛車，自己身上的襤褸的衣服，和那遠遠行去的玫瑰色的頸脖，嘴中不由地自言自語的說，彷彿又有所畏懼而不敢說出似的吐出半句言語：‘是的……’一個死人般冷濕的冰手的緊捏，他在心頭試出。他心頭的憤怒，好像有一塊盤石壓在火山噴口上似的，在他心腔血管中阻悶起來。他痛恨地將兩眼逼直地釘住那個搖晃行去的玫瑰色的頸脖，直到跟在距離上消失了牠‘光之

形’的作用時爲止。他始又惑疑地回頭來看看自己；看看牛車，看看牛車他頂上的青天。他的彷彿惑疑漸漸得到了一種確切解釋，預言給他說：絕望便是那搖晃着行去的玫瑰色的頸脖帶去的他的希望與渴慕。

他失望了，他絕望了，他的生之‘知’和‘動’，都被他心頭所噴發的怒火燒滅了。他看了看青天，看了看橫在眼前的黃土，看了看牛車上的重載，看了看自己的窮酸，看了看眼前流過的許多豬肝色的面孔和頸脖，以及那些充滿着簡單的幻想和惑疑的眼睛，他漸漸發現了他的馬上要走的‘生’的大道。橋下流水在唱歡迎他的仙歌，護橋石欄向他呈出歡迎的冷笑，他身內的熱血遊着欲出毒火，他的脚被憤怒從地上拔起。迸然一聲，一陣裂心的疼痛，在他眼前把死之黑幕張開。他的單簡的記憶戛然斷了計算的寂鳴。

三天後，李自有的家內正房中，放着一口新的棺材，道士進門，打着鑼鈸，唱着超渡經，以解救他的被‘碰死鬼’捉去的靈魂。棺前地下，披着麻布，跪着燒化

錢紙，致哀慟哭泣的，正是李自有前天在橋頭所遇的那些長着玫瑰色面孔中，他所認為兒子的一個。紙灰飛去，玫瑰色的頸頸愈垂低，所發的致哀慟的哭泣的聲音亦愈悲切，悽慘。

十四年十月二日。

一個油壘子

這個油壘子真是劉大發的傳家至寶，亦如賣剪子的招牌‘王公道’，賣眼藥的招牌‘肉包子臉’，一樣的有力量，不唯可以維持他全家人的生命，還可以發達他的家。然而他這個油壘子究竟有着什麼樣的神奇寶貴的力量呢？據傳聞，連他自己也是莫名其妙，不過他所知道的，如大家所知道的一樣，他的這個發家的寶貝油壘子，是他的一個連他也不說清的某一代的祖宗，替他遺留下來的。這個寶貝壘子的來源，據大家所傳說，自然他也是這樣說，是他的那一個老先生

在外邊當油販子，因為一回回得太遲了，或者也是老天爺故意黑的早，使他趕不到家，並且也趕不到集鎮，只得在一個破廟裏住下。

奇事就在這裏發生了。

因為他的那個老先人是一個老善人，特別在他的賣油的行內，他在芝麻油裏兌花生油總比人家兌的少。比如一斤芝麻油裏，比一斤花生油至少要便宜好幾倍，因此大家於每一斤芝麻油中至少要兌十二兩花生油，而他只兌十兩，或半斤。特別在有一年花生的收成不好，他簡直要真正的芝麻香油。所以這破廟的神仙在每一年所吃的幾千百斤的香油中，總是覺着要以他的為最好，因而也就很嘉許他。

這次當然是巧遇了。這個老善人，一進廟門便朝着那神像拜了四拜，並且還在心中誠懇地咕嚕着諸神仙保護他，並允準他借宿一夕的言語。拜完罷，心中又想着他的平日的一切的善績，於是也就放心擺地下油挑，在地上將他的去收買花生與芝麻的布袋展開，倒頭便挺覺了。

他睡了很大的一忽兒，彷彿間他看見一個道士，手拿着雲帚，從神龕後邊轉了出來。向他說了幾句讚揚他，鼓勵他爲善的言語。便回一帶將他的油壘子打破，好像有所默地似的，頭也不回地一逕向廟後走去。劉大發的這個老先人，雖然有些害怕，但畢竟爲善自聰明，也一逕跟着那個道士走去，彷彿想請求他的賠償。

到了廟後，那個道士便立住了腳，用他的雲帚在地下點了三點，忽然化爲一陣清風飛去。劉大發的這個老先人，馬上便穎悟了，在他的雲帚點的地方去挖掘。正在這個當，半空中忽然擣了一個霹靂，他從夢中驚醒，見依然殿宇寂然，月亮從破了半個的廟簷上，照着那滿身堆滿灰塵的神像；空虛的寂靜頓然蕩開他的迷夢，他回想着夢境，又看看那個神像，他不禁有些肅然的恐懼了，他痴然着。

等到記憶喚醒他時，他抬起頭仔細的看看他的油壘子，正向着他看去的大洞，已經真個的破了一個大洞，壘的四周地下已經碧黑地被油浸溼了斗大的

一塊。他震驚地坐起身來，歷歷的夢境，使他立時爬起身，在模糊的惑疑中，順着他夢中跟着那道士走的方面走去。一樣如夢中，他在那個地方挖出了一個油壘。在月光的淡漠地幽輝下，那個壘閃閃射出異樣油黑的光輝，而且從壘中他嗅出一種真正芝麻油的濃味。

劉大發的這個老先生自此便發了大財，因為這個寶貝油壘中，不惟裝花生油立時都變成真正芝麻香油，就是裝一壘涼水，也可以立時變成真正的芝麻香油。人們都傳說這是劉大發的老先生從前在芝麻香油中少兌花生油的爲善的報應。

（到了劉大發頭上，這傳奇已不知有多少年代了。而這個油壘還依然存在，不過已經沒有能夠涼水變成真正芝麻香油的神力。

這年花生便宜的非常，芝麻却因爲雨水過多而減少了收成地特別的貴。劉大發便挑了一個真正的花生油，敲着他劉家老調的梆子走出去了。

——花生油至多值五十錢一斤，芝麻油打出來

可不得二百四；這一壘有四十斤油，都賣了可以弄八串錢的淨利——他計算地想着，一面又看着他的那個寶貝油壘子，不禁自己默咒着：“我的寶貝壘子，快變芝蔴香油，變的好，回來我整刀表，整封香，把你供起來！”

他心中想着，嘴中咕囔着走往前街。從前街走到後街，從後街再走到前街，他的四十斤油，果然，差不多已經都變成了銅子和錢了。這雖然是因為是他的買油的老主顧，每日都非等着他的油到不買的，而也仗着他的神壘的招牌，他向家中走着，喜孜孜地想着他的空壘子。

“劉大發：你的油還有沒有？一個老女人提着油罐子迫着他問。並且說：“你的油一天不如一天，炒菜連一點兒香味也沒有了。你兌花生油再少兌一點兒耶！？”

“好說，劉大發站住步轉過頭老着臉說：“你老嫂，真是雞蛋裏還要擇脆骨，俺老家劉家的油誰個不知道？向來是賣真正的芝蔴香油，絲毫不參假的。”

“我是那樣說法，”那老女人賠是地笑說：“參假不參假，我那裏會知道呢？……還有油沒有？”

“老實說了吧，我們是從於今，就不知‘參假’兩個字怎樣講！”劉大發也轉着笑臉說：“你就沒有聽誰說這壘子是一個寶貝壘？……”

“知道呀，扯勞叨，”那老女人將她的油罐子向他一伸笑說。

劉大發一面打着油，一面嘴中頑皮地咕嚕道：“我這壘子是太上老君鍊丹時用的油壺，從開天闢地到於今，逢凶化吉，遇禍呈祥，常吃我的油的人，能以不生病，不老，不死，莫說我沒有參假，就是我參了假，參凉水，也會立刻變成頂好的芝蔴香油……莫說你，就是南街上的王家，西街的管家，北街的李家，和東街上的縣官大老爺，都是非我的油不吃，沒有不是說我的油特別香的，上好的。說着，他忽地抬起頭問那老女人說：“要幾斤？”

“二斤。”

“我說你要十啦斤咧？一二斤油還值得搗包。”說

着，他又拿出秤來稱着，嘴中又咕嚕道：“不是說大話，我過了秤的東西，就讓你走遍天下去較秤，只有多的不會少的……向我這秤好貨高的東西，真是天下第一家？”

“你的小指頭莫壓秤桿耶？”那老女人很乖巧地看出劉大發的破綻來，指責着他說。

“請好咧！”劉大發氣着地又添了兩杓油，說：“少了一分毫，你請折斷我的秤桿，打破我的油壘子，踢我的挑子；我們素來不做瞞心彌已的事。”說着，他好像已經秤妥了似的，大揚揚地說：“較秤不咧？較秤快去拿秤來，少一毫拔一根眉毛給你。

“夠了不耶？”那老女人笑嗤嗤地問。

“夠了不耶？‘少一兩賠一斤，讓你走遍天下去較。”

“夠了，拿我。”那老女人伸手來接她的油罐子。

“不較了不較我還撇一點起來，”劉大發頑皮地假腥腥地做作去撇油的狀態，“我這油有多的。”

“算了不咧”那老女人奪去她的油罐子說。

“少了可莫怨我呀！”劉大發又肯定地鼓着眉頭說。

“不怨你做什咧。”那老女人說着，提了她的油罐，喜孜孜地自去了。

劉大發看着她走入了屋中，心中暗暗地笑罵那老女人道：“你總滑不過賣油的？”

剎那間什麼也在他心中消失了，於是又得意地看了看他的寶貝壩子，挑起了挑子，依舊又敲着他劉家特別老調的梆子，緩緩兒步向回家的路了。

十四年十月三日。

初 失 戀

我的小媳婦說好了，這是我這日上學時，所忍受的許多譏諷和嘲弄的根源。然而這話是我母親昨夜和我父親談話中的一款，我清清楚楚的聽見的。可是這消息怎麼這樣快，的確是一件可驚異的事。這大約是他們——我的同學們——都有順風耳吧？不然是不會知道的。

“在高頭，呵兒咧！”同學們中一個這樣藏頭露尾的和我說了一句，彷彿是想使我知道而又不願意使我知道似的把頭偏看着我說。

這是我的底細，我應當比一切的人都清楚，當時我是這樣想的。可是他的這個“在高頭”的半語，却使我失足於五里霧中了。然而很快的，一個小姑娘的影片，逼真的顯在我的面前了；而且我自己確定着：“一定是她。”

“我知道，哼，瞞不住我嘛，”我得意地答着他們的話說。但答時，好像對於我自己的確定有些惑疑，而欲在他們的臉上找些證實似的凝望着。

“誰瞞你”又一個抱屈似的把鼻子皺了皺說。

正在這個彼此互相疑視的當口，一個眼睛伶俐的學生，見門外一個黑影一閃，很小心地帶着彷彿恐懼抓住了的驚慌，跑回了本位，我們也隨着都在會意於一個恐怖的暗示中分散了，先生於是把大肚子一挺一挺的走了進來，同時，大家都喻起一種忘記一切的疲倦的聲音來了。

我的心已經不在我身了，而沉入一種有吸引性的甜美的不可擬解的神秘裏。而且狠清楚的知道這有吸性的神秘都從那驀然的“高頭”兩個字裡裏傾出

，彷彿蜘蛛之迎風放絲然的把我的心沈沈地纏住。盡我所知的，在“高頭”的可以作我的小媳婦的女孩，只有她——小貞。所以我的確定也是她，就是讓我挑選也是她。其餘的王家三毛，徐家五毛，一哭把嘴裂的像個罅門，乾燥得破大得嚇人。笑時臉上的皺紋打的活像一個老媽疤臉，而且黑的與鍋底同色，都是毫無資格可言。只有方家的小貞，臉上常常帶着那樣一臉歡迎人的笑容。就是哭也叫人感着一種柔和的美的神趣。尤其是她的那一頭黑頭髮，映着那雪白的白眼珠中間的黑珠，好像蘊藏着無限的神祕，這神祕叫人一見立時把一切的疾病與熬惱都忘却在永不能記起的地方。還有這兩黑相映的下邊的細膩的白的臉龐，好像有無限的仙趣，都密集在那個白的紅潤上面。她是常常好靜默的，所以她雖然在街上住，却不曾與街上任何小孩說過一或兩句較為粗野的話，就是連我這有名的“小少爺”也在內。這真是人間的天使！我的心焦灼起來了，彷彿的將來和現在的一切的幸福，都在“去看一下”裏邊，不然，則喪失。我望望先

生，先生正在位上看一個不知什麼東西，並且他好像要把永久佔完似的老不將頭抬起。我的讀書的聲音早已停止了。心中於是暗暗地打算着：我說我出去解手，快快的，快快的跑到高頭去，看一眼再回來。可是我將欲起身把我出去解手的話告訴先生，忽然又被一個無形的恐怖力壓住；而且心中“撲通通”的感着恐慌的跳動起來。嘴中不由地又噙着不知什麼。

這回我真要告訴先生出去解手了，我的膀胱裏慢慢地膨漲起來，幾乎膨漲得要把我週身的個個毛眼衝開。我焦燥極了，這焦燥從我眼中閃出火星來，從我身上發出攪擾的奇癢。我真不能再支持了。

“先生，我出去一下！”我猛的站起身，小心的，急切的，向先生懇求着說。

他眼睛在昏然的轉動裏，將我窺探了一下，彷彿不相信我們的嘴中迸出帶着十分討厭的聲調說：“也不曉得你那有這些尿？”

然而我是已經出來了。

懷着極大的希望，我飛也似的跑到她的門前去，

很遠地我就將我的搜尋的眼光集中在她常坐的角落中的椅子上。不知怎裏，她今日好橡有意躲避我似的，連小椅也不知搬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於不好意思的停留中，隨着我兩腿的衝撞而馳過她的門前。這是不會看清楚吧？於這樣的惑疑中我停住了脚。或者她這個時候有事不在門口吧？我又這樣的轉想。假若我這個惑疑是真的，那我折回去一定可以看見。因為無論什麼事，在這長的時間中也做完畢了。我這樣打點着折轉頭去，又如飛的向我將來的路上跑去了。

——她真是有意避我，不然不會還不在門口。——我索然地又跑回學中去。——她爲什麼要避我呢？……怕羞？她知道了嗎？

猜猜疑疑地我呆坐在陰沉的學屋裏邊。彷彿我已經看見她了，她坐在她母親的那麼黑黑的一個房裏，拿剪子在剪些什麼鞋花，像我姊姊那樣。……她靜默地低下頭去，彷彿有個奇特的思想將她的靈魂抓了去，剪子從她手中掉下了。鞋花從他手中飛下了，如秋日的焦葉迴旋着，迴旋着，無聲的落在地下；落在

那黑黑的房中的地下。並且白白地可以看出那花上面的花瓣來。……可是又不對了，她沒有那樣大。剪子她還拿不住。她漸漸在黑暗中消失了，如電影中的沉沒，並且消失時還向我打趣的微笑着。

這真是一件可悲哀的事實：就這夜月明地裏我和王家三毛們在街上玩“賣鎖兒。”其實今日我不是和往日一樣只是玩，而是借着這熱鬧，好把她引出來，我好將我的懷慕的真切洩與她。所以玩時我便擇他的門口；說話子大些，好些。可是這又是一個大大的失望：她的門始終都死寂地沒有開。“賣鎖兒”當然玩的很掃興。

“咱們坐那月明地兒裏唱歌好不？”徐五毛感着掃興的提議說。

大家應允了。都齊齊整整的坐在那廊檐前，眼看着月亮，嘴唱着歌。可是，不知怎地，今夜唱歌也不如往日，剎那間過去，依然掃興非常，好像大家都失去了靈魂似的，尤其是我。唱歌漸漸變成談話了。

“小真今日怎麼沒有看見出來呢？”王三毛忽然

的向徐五毛問。

“她娘說她病了昵？今，今早清還請了先生的。”

徐五毛慎重地答。

“請先生！不曉得麼病？——總怪厲害的喲？”

王三毛振驚的說。

我在旁邊却感着大大的不安了。我的希望頓然感着無限的頹喪的壓抑，彷彿一顆有生命的明星突然沉入淤泥潭中似的阻喪着，抑鬱着。早沒了言語的嘴中，漸漸覺着酸漲起來，我的眼淚在我眼中轉了。

不多時，大家散去。我跑在暗地裏，涕泣的哭了一場。等我回到家中時，我母親已經在埋怨我的好玩。但這已不能在我心中激起微細的悔恨與感應。

不幾日，就聽說小貞因病死去。我的心中即時好像沉入了一塊重石，將我的淚壓得酸漲的時時欲向外傾流，雖然到後來我知道了我的說好了的小媳婦並不是小貞。

這是我在此生中最初感到失戀的創傷的苦痛。

十四年十二月七號

狗

只這一條狗子，便可以看出李長有的家庭的衰敗的情形。因為牠的舉動與形狀都是與尋常的任何狗子都不同：於身上毛衣這一層，在他這場普通的狗子，是浮着一層耀眼的光華，彷彿披着一件什麼緞子衣服似的；有的是披着一層厚重的絨毛，儼然如富家翁之行雪地，顯出一種龐然的態度。而李長有的狗則反是：一身貼身的絨毛，上面還好像糊上了一些醬糊似的，緊緊地粘成灰深色的小叢，堆在身上；並且還有些地方，絨毛稀得露出一層黑鍋鐵似的油皮。至於

在行動上那是更不用說了：照家簡直不是牠的職務：夜裏躲花鍋門口，或者其他的灰草成堆的地方；最討厭的則要算是牠的聲音了：在“米麵嗡嗡”與“衣食嗶嗶”的聲音比較之下，簡直有一種說不出的醜態，彷彿一個發熱的病人，在病中四五天後所發出一種舌敝唇焦的急喘，乾喀兩吓。但這聲音的發出，並不擇是乞丐進門，或是貴客臨降。可是到了夜靜更深的人睡得將要入夢的時候，牠好像有了吵夜的習慣，發出這種窮病苦惱的呻吟。這真是一件討厭的事情，常常於李長有忙了一天之後的頭一覺瞌睡，牠不緊不慢的叫出使那一種就是慢性人也要生氣的叫嗶，將人躁醒。於是一些窮事又來將他的頭腦佔據，使他終夜不能成寐。本來是李長有惱起來，恨不能爬起床一棍將牠打死，但在通俗的“快咬人，慢咬神，不忙不慢咬生魂”的傳說之下，又給了李長有許多無名的恐懼與震懾，因為牠的乾喀聲恰是在威懾與驅逐一種光怪的生魂。所以每當他想起來的時候，一露頭就覺着毛骨悚然，如是又只得再蒙頭躺下，雖然瞌睡此時已

經飛到九霄雲外去了

“這狗子真是死日子到了!”一日李長有的慈善的老婆，發了這個判斷。

“牠也不死，死了屋裏也清淨些!”李長有接着便是這一句恨恨的咒語：“弄出我的氣來，我真要打死牠!”

“唉，看你說的，你瞧天下誰個打死看家的狗咧?”他老婆即時又提出這個反抗。

“唉!李長有即時把頭低低，彷彿一個官員接了他上司的免職的命令似的，沮喪着。

這真是李長有的此生所未曾經歷過的第一件喜悅的發現：他的老婆的肚腹在不知不覺中慢慢兒大了起來。而且這大並非病的顯形，這是他已經經過他的門前掛滿“濟世活神”“着手回春”的名醫表叔證明過的；並且還有他鄉中的‘賽青天’的王鐵嘴說過：他的命上該‘四十九，還有個吹鼓手’的希望，可是還有一個附帶的條件：他的流年上患有‘餓狗星’非得解化不可。並且王鐵嘴還和他說：“小孩患了‘餓狗星’，主

有大塊之災。大人患了，當然是應在小孩身上。”致於解化，倒是狠省事：化十串大錢，王鐵嘴與他祭祭北斗，祭祭天。豈到了臨產生的時期，沒有狗來則已，要有狗來的時候，與以‘白饅一個，澆上母血三滴。’

自此，恐怖與歡喜便在李長有的心中作戰了，雖然他命上所患的‘餓狗星’已經受了解化而不能為害。

他老婆的肚腹的膨漲，簡直狠遠就可以看見了，自然是他的歡喜也日增月盛地隨着他老婆的肚腹的膨漲日益高大起來。致於說到預備白饅以候狗子的來賓，當然是更不用說了。並且他還和他老婆商量道：天天去買些饅饅預備着，只要見狗來，則與之。對於狗的事當然是沒有問題了。可是至此他門前的狗子也一天多一天起來，甚至於他全村上的狗子，每日都來好幾遍。

李長有益發相信‘餓狗星’的厲害了：自己的狗子不用說，喂人家的狗子，一天也得一串多錢的饅饅。而且到再後簡直弄成了一種習慣：狗子來了，不

與以饑吃，則尋視不去。這在李長當然是害怕極了。因為從牠們的無感情的眼睛裏，兇利的牙齒上，他時常發現一些無名的恐怖。這恐怖使他戰慄，使他絕望，使他的希望從他的眼睛中射在他老婆的肚腹上，親切地看見他的嬰兒被羣狗爭吃而被北斗星神奪下的安慰與死去的難堪，雖然他看不出北斗星神的究竟形狀。

這的確是一個斷落的時期到了。一日他老婆突然向他說：

“你瞧，我的肚子今天有些扯着痛。想是——”

她的滿臉枯槁的皺紋，在痛的忍受的苦中舒展了。說罷，便匆匆地向房中跑去。一個異樣的刺激使李長有歡喜了，他忙的提起他將從街上買回的一筐饑饉，趕出去發與他的那一羣照例的狗子來賓。今日似乎與往日不一樣，狗子較往日格外來的多。但他的心早已墜入狗子以外的餓狗星神身上去了。他匆忙地戰慄着將這一羣狗子打發過去，緊閉了大門，跑入房中時，他老婆已經昏倒在地。一塊血肉模糊的旁

邊站着他自己的那一隻老狗：似乎是表示歡喜的搖着尾巴，舐着嘴唇。一個沉重的恐懼從不知什麼地方，陡然向他頭上壓下。他忙的與了狗子的血饑，再去看地下時：一個瘦弱的嬰兒，尚在微動。他剝去了嬰兒身上的血漠，扶起了他的老婆；再回頭去看那支老狗，仍然在那兒眷戀着食品似的搖着尾巴，舐着唇齒，毫不露出一些想去的顏色。他惱怒了，他恨不能一脚將牠踢死。狗子負着疼痛的叫着自去了。

洗三的日子正是送娘娘的時候，李長有也備了豐厚的祭禮。不意正當送神炮響的當口，嬰兒無端的痙攣起來。

“有瘋，”一個老媽這樣說：“快點去找扎針的先生。”

但李長有却早憶起他的那隻老狗來。

“有瘋，你爹快點去把東頭的徐大先生請來扎一針。”他老婆眼淚汪汪地催促他說。

“扎麼針咧！”李長有急惱着走出房去。但絕望的悲哀已經從不知什麼地方奔入了他的眼眶，他哭泣

着支配住他的雙腿，正直奔向王鐵嘴家去。

王鐵嘴又來步罡祭了北斗。彷彿嬰兒較前平和了。但他朦朧的兩隻小眼，仍然緊閉着，宛然熟睡了似的。大家都平和了。

“你爹，這孩兒的嘴你看怎麼弄的！”一個新奇的驚張，突然又從他老婆口中吐出。

“這又是在發束？”李長有仔細地看着說。但嬰兒的身體又由平和而漸漸緊張地痙攣起來。但是他去找王鐵嘴，他已經不知去向了；轉到徐大先兒那兒，也已被人請去。他無法地回到家中，小孩的臉龐已經由赤紅變成青紫。他的心痛的老淚，如潮湧一般的向着那垂死的嬰兒傾洒着。他老婆也哭了。

就這樣又捱了三天，嬰兒已瘦得針就挑不起肉來，痙攣仍然一陣陣的緊迫着。

王鐵嘴已經回來了的消息忽然又傳到他的耳中：他老婆的吹促，他的希望，同時驅使着他的去請求。但是這王鐵嘴却不似從前了，彷彿在那兒新得了一些包死入復活的神術似的告他說：

“用你的那個狗的血，一祭就好。快回去預備着，我就來。”——

他得了至寶似的抱着滿心歡喜奔回家中，用刀砍死了他那恨得入骨的老狗，盛了鮮血，等待着活神仙——王鐵嘴的降臨。不意時間還是和前從一樣的過去，而王鐵嘴的‘來’却是又一番的新鮮的渴望了。從上午一直等到夜黑，嬰兒身上的青紫彷彿又加上了一層污黑的顏色，李長有一再去請王鐵嘴時，他已出外一日未歸了。

李長有望着他的小孩哭了，他老婆抱着她的小孩哭了，他們的嬰兒就這樣在牠父母的忘己忘人的悲慟中，自己的痙攣中，把生命失掉。

十五年，一月十九日

假扮的客人

她是抱着這樣的滿心歡喜和希望，被人抬到她婆家來結婚的。所以在她是和她父母的囑咐一樣的想法：婆母是自己的姑母，脾氣性情是自己平時知道的：極為和好。丈夫是自己從小常在一塊兒玩的，天生的那一表的人材是不用說，無論處在什麼時候，常常總是笑嘻嘻的，而且笑時常常從他那一對頰窩中，流出他的愛人愛物的天性來。這些都可以作為她今生幸福和享樂的預言，所以她來到她婆家時，已是不時喜得滿身的血都在她血管中跳起，使她昏迷的

歡樂舞蹈了。

她急切盼望的結婚期到了。在這樣的幸福的預言將實現的時候，不用說，誰們都要有一種幾乎忘我忘人的歡喜的襲來，她當然也不是例外。她幾天連飯都不能吃，身心的肉上，時時受着一種輕舒的微顫。然而這不過是剎那間的事，她之所幻想着的將要落在自己的幸福的花圈，仍然是如平常一樣在她眼前的空中，如濃雲一般地將墜似的飄蕩着。所以此時她眼中的一切的人，當然是醜態百出的不堪與她並比了。就是她丈夫在外邊做大官的二嫂，和兒子多有福的三孀都在內。因為他們是偏面的，與她幻想中的將來的自己着實差的大遠。

‘粧新’是當新娘子的老規矩，並且由粧新上還可窺見新郎的性情與表現自己的嬌柔。所以當這正是喜期的一日，捏着身態粧新，當然是沒有人以為不然的。鬧新房的推近湧出，嘈噪的聲音中的焦點，雖然都是新娘子，而她却並不以為然的低着頭，扭着身軀，大有迴水灣之於急流似的，在不聞不問中盤旋地

思索着她自己的將來的一切。不憶，就在這個熱鬧的時候，她的將來的所有，都從根掀起了：

“略近來了，”一堆近似滑稽的聲音。

“新大嫂，這是客，可不要再叫人家下不去！”一個人彷彿鎮靜地，耍玩地將她拉了一把說。

她的粧新的身態，對於這‘客’的一個字，當然是不引為問題的。因為，在她心中想，所來者沒有不是客的。所以她的‘粧新’在這入羣中，與這擠的力量成正比例，益發嚴緊起來。圍着的人，如劇台上的丑角似的吵鬧了一忽兒，所謂的客大約也自站了一忽兒。直到大家的聲音的稍殺的時候，客也不會要求一個任何條件，這當然是例外了。後來經了一個旁邊的女人說：“客喝茶不？吃煙不？……你這客也不說話……”這似乎是近乎滑稽，她當然還是置之不聞不問之列了。可是客却不耐煩了：

“走，”這分明是一個主人公發皮氣的聲音，“走”。

客是生氣着跑出去了。致於旁人漸漸蕭條起來，雖然還有人說：“請客再轉來，叫新娘子賠個不是。”

自此，在她身旁吵鬧的人，都好像向她感着生疏的冷氣似的，一個個都無精打彩，如稻草包黃鱔一般離開她了。

這是一種鬧房嗎？這是一種警戒嗎？她實在連絲毫都不明白。是客嗎？抑是其他的人假扮的客？她也是連絲毫都無從知道。可是她也有些惑疑：若是客的時候，這個警戒當然是不致於來得若是之猝的，是旁人假扮的客，這個假扮着客的人，却成了問題了。她實在惑疑的很，彷彿她遇着十分靈驗的預言家，他告訴了馬上她有極大的奇禍的降臨似的。

“二女子！”這分明是她姑母生氣的聲音了：“你知道這不是當姑娘的時候不？脾氣要放小一點：……人家來鬧房是看得起咱們！”

照例：她磕了頭，她姑母自去了。從那一顧不回的行去的女人生氣的急步的人影上，她發現了她自己的錯誤：不曾緩和的接受人的玩弄。這是人的應有的忍受嗎？這是人的環境跳越時，應有的玩弄與侮蔑？人類的幸福從這玩弄與侮蔑上開端嗎？她現在真糊

塗極了。她忘了她自身的存在，她忘了她近來所得的一切的幸福預言。她現在只有容忍，因為容忍暗示與她說：“我便是你的一切生命的開端”

很久的時間她在這容忍的‘粧新’中過去，彷彿一切都將從此處寂然，消滅。她正低着她的一切揚起的頭顱，悔恨那幸福預言的欺騙與侮辱。突然這滑稽喧嚷聲又起了：一羣人簇擁着一個生人，在這喧嚷的聲中跑入房中。她立時知道這是玩弄她的人們又來了。

“送房，送房。”混鬧了一忽兒，人們都散去了。床上顯出一個有威權的人來：扮着主人公生氣的面孔，也不朝她一望地呆坐着。這正是剛才來的那個客人。她恐懼地縮身等候着，彷彿教徒之預候幸福的飛來。

正在那敖氣的寂靜中，她馳出許多容忍的幻想的當口，那個客人，突然由床上跳起，‘咄’一聲，匆匆地走出房外去了。

她一直等到天明，這個客人，也還沒有回來，並且彷彿沒有回來的希望了。

是做夢嗎？她所以想的一切，都隨着黑暗消失在

忘記中了。所留與她的，只有一些變遷了的影像。這影像，狠毒地疾視着她，拘監着她，使她深深地沉入於無底的忍受的淵中。可是忍受雖然是忍受，而那個那夜走去的客人，也還不曾一次歸來，並有彷彿以後永久沒有歸來的希望了。

戒指

貞子妹：

郵差將你的信送來，未打開我就知道你有好消息給與我，和上帝有幸福賜與我們，因為從信封上粘貼的精細地雅緻地的花紋上，我就看出你的病是一定大有轉機了。果然，一打開信，我的親愛的安琪兒便告訴我：“今天脈搏陡減——只每分鐘九十七八次，溫度亦較低。”雖然如此，這或者因為我是多心的人吧？從你的字句上。我總感覺着不安。這固然一部分是因為你的失望的話太多的緣故，但我拿你的往

日的信一比，我覺着你現在疲乏的非常。因為你是一個很精細的人，從來寫信，都是始終一筆端措寫着那精小玲瓏的小字，使人看着好像得着一副溫存的興奮劑似的，感着一個溫柔的小手，在心上撫弄着，鼓勵着，把我的一切的難堪與疲倦都從根驅去。貞子妹，現在呢？雖然那小字仍然那樣精小玲瓏的透出牠使人感着溫暖柔和的力量的意思，但是牠們都不似從前那樣有精神了。使人一看就知道牠是從病痛裏邊強勉支持着寫的。貞子妹，這我明知道是因為你的病的緣故，一種說不出來的悲哀，却在我心底裏熱刺刺的蠕動着。所以，貞子，雖然我望你信望得什麼似的，但我總不希望你替我寫信。因為我知道，寫信是一件頂勞神的工作，是於你的病最不相宜的工作，何況你寫得那麼精細呢！所以，此後我不希望你給我寫信了，我雖然不希望你寫的信，我還是和從前一樣，有閑暇的時間，一定將我這拙笨的思索整理出來寄與你，以作你病中的消散劑。

今天我偶然到街上去閑逛，撞見這個賣梨的，當

時因爲我帶的錢不多，這梨又好，我怕失了機會，所以只買了這幾個。貞子妹，據醫生說，梨中裝蜂蜜蒸着吃是潤肺的，於你的咳嗽病當然是很有益的東西。所以我把牠着人送與你，你可以叫人去買點蜂蜜蒸着吃試一試，若有益處，我再與預備此梨和蜂蜜送去。不然，用梨來潤潤嘴也是好的。不說了，我這屋冷靜得我害怕起來，我要睡了。你看了這許多拙澀的字句，也要休息一忽兒，再談吧。 你的朋友久鶴。

久鶴愛哥：

你又多心了，我前信不告訴你說，我的病已經減輕了嗎？你怎麼還是難受呢？你不要沒事時只在屋中坐着悶想，你知道一切的可怕的事情，使人難堪的事情，都是在悶想裏邊發生出來的。假使你無事時去鄉上走走，在光天化日的遼闊原野中，許你有無窮的興趣，這些鎖碎又鎖碎的使人難受的猜疑自然會消滅的。愛的久鶴，你去吧，你去到城南那回咱們在那兒玩耍的地方去走走。回來時你把東邊那株松樹上那枝那回我撫弄半天的彎曲松枝折回來送與我，作

你出游的成績。作我那次和你出游的記念，我看看牠變了些也未。但是還有，你的手中我知道素來艱難的狠，你再不要替我買那買這的了，因為我知道窮人的文錢，都是生活中的重要的養分。況且我這裏的東西充足的很，雖然我也是一個窮人。愛的久鶴，這裏給你送去兩塊錢作你的車費，你切不要省錢再徒步走着去，因為在暑天裏，街上怕有不潔的病菌。我不寫了，我的病比昨日又好了一些，你不用耽心。我盼望着你今日有一個快樂的旅行！ 你的貞子妹。

愛的久鶴：

現在你大約還沒有回來吧？你知道我打發人送去了那封信，使你感着如何的不安，我是如何後悔麼？我錯了，我錯了，現在我看見你在那株松樹底下流着的感着孤寂的傷心淚了。愛的久鶴呵，我錯了，該死，我竟把你是一個細心的人忘了。現在你的情形已經幻成一幅寫生畫在我眼前呈現了：你現在，我看見，在那株松樹下，撫弄着我告訴你我要的那枝灣曲樹枝，感着樹的濃茂，人的蕭條，是麼？你現在折

着那枝樹枝，心中戚戚然感着人和物的接近，人和人的久別，是麼？你現在在凝看着那枝樹枝，感着天地的空曠無情，是麼？現在攜着樹枝，眼望着城垣，感着自然的偏狹和無情，是麼？愛的久鶴，我錯了，我使你在你那‘說不出來的難堪’上，又加上一層恨別離的痛苦。我錯了，然而我又有什麼法子可以挽回呢？…愛的久鶴，或者，當你萬感交加的乏癩地回來的時候，這封信能使你感着安慰吧？愛的久鶴，我很想於現在去看看你，但是我又有什麼法子呢？就是這短信也還是在醫生的監視的偷漏中寫成的。久鶴，我不多寫了。祝你回來時的煩惱稍安。 你的貞子。

貞子妹：

你總是說我多心，你未免太多心了。你只想到我的難受；我的愉快，你不曾想着吧？愛的貞子妹，你想想：我這次去，是帶着我妹的使命去的。所以我於在家出走時，我便把你近來給我的幾封信，都帶在身上，藏在我的貼肉的小布衫裏。於路上，的確的，也曾有過我妹在擬想的那些悲哀的預想。但當那思想起

來時，我便把我妹給我的信拿出來仔細地一再默讀。實在地，這些信真是一些好的速忘劑。讀罷，我的思索就移到旁的地方去了：我妹的病快好了，好時，這裏我們還可以作一再的游行。這裏麼花可以供我妹的採摘？麼草麼枝可以供將來我們來時的我妹的撫弄？麼路崎嶇可以供我們激發好奇的游興的行走？麼石可以供我們的坐歇？麼果實可以供我們乾渴的時候食用？妹，這些都在你的預料中不？妹，你看，這些花——我採回來的——有將開的，有未開的，等到盛開的時候，我們怕不又到那兒了。你看這些青草和綠葉，都是我們從前來時所不曾看見的，現在嬌嬌嫩嫩地擺滿了大地和樹枝，該是多麼好看吧？妹，可惜我不是詩人，假若我要是詩人的時候，一定要用美麗的詩文將牠們的在我的興趣上的精神的生命，表現出與妹欣賞。

妹，這是你要的那枝灣曲的枝子；那時我們來的時候，你記得麼？牠不是披著幾根蒼翠的松針，頂著一個乾子的薑紅絨球，孤標於東方嗎？現在你看，牠

已經換了一身翠綠的蓑衣，頭上戴着這大一個紅絨小帽，兢兢載載，儼然一個天地外的溪上漁翁。妹，似這樣的番穿蓑衣的漁翁，現在滿山都是呢？我希望你快點好，好時我們再去與牠們親近。還有，那時我們不會走的那東邊靠北的一條小路，那時你不是說，‘一望平平，必無勝景’嗎？現在可不不然了。並且我還覺着好景都在這條小路上呢？現在牠上面已經佈滿了荆棘——大約因為牠太小的緣故吧，所以沒有人走過：播開荆棘行去不半里路，有怪石多峯，有長的上面可以靜睡，有短的上面默坐。有倚斜的上面可騎，有椅形的，有魚形的，以及種種怪形，都是從前我們所未見到的奇蹟。到這兒我們若再折南行，不二三里便是一個小小的流沙河，河岸上續續斷斷的深長着蘆葦，河中有渺小的行船，河上繞着飛鳴的那是極美麗的小雀。妹，這水你知道是什麼水麼？這就是我們城外的那一道與污泥溝相似的小河。於是我沿河岸上行，不二三里早望見咱們住的這座污穢的城池了，可是河流也漸漸減去牠的美麗，好像牠的好景，城

中的人不配享受似的。我過了橋，一切的美麗都即時消沒了，我的煩厭又漸漸生出。妹，我們來這這一兩年，這樣的區處還是我們的新發現，我們真是拙笨呵？總括一句：我希望你快點好，我們好作一次長游呵。我疲倦了，再說吧。 你的久鶴。

還有，你在病院裏經濟方面大約也不寬展吧？你給兩塊與我幹麼？貞子妹，你病，我沒告訴你：我現在又在一個小店裏找了一點小事，替他管賬，所以我現在的生活很寬裕了，我妹以後不必耽心。

久鶴及。

貞子妹：

上一函游記似的長信，想不至於沒有收着吧，因為我是將牠裝束在那一團花下的紙包中拿進去的，細心如吾妹定能檢出，而又可以瞞過那疏忽的大夫與看護。然而我又惑疑：上星期六發的信，今天已是星期三，為什麼我還沒有得着回信呢？妹，本來我是不想要你的回信的，因為你的回信，我知道，大都是偷空兒來將你的緻密的紛亂的，可悲憫的一些往事

和今事來向我申訴。這我知道，就是在平常你的康健時：已是不堪支持的苦惱；何況現在你已病得如此呢？妹，我不願瞧你的回信，我不願要你的回信；因為我能在你的信找尋出你的加病的毒菌。然而我又迫切地懷望着你的消息。你的病的變動——好或壞——的消息，正如我飢餓時盼望着甘甜的食料似的焦急着，惱恨着。

算了這幾天：再到星期二——大夫準人入去看病的日子——我至死也要往醫院去探望你的病的究竟。星期三今日到了，我也往醫院去了，我也大膽的走進了門，但是，恰在這個入去的當口，你的這一句：“此時正是我們預備的時期，所以我不敢將我們的事在我父親面前宣布，因為一宣布，馬上我就失了我的戰鬥的根據地——經濟——了。”使人感着冷醒可怕的言語。忽然浮入我的記憶。我知道這一去，因為今天是一星期中唯一可入去看的日子，一定能將你囑咐我的保守的言語走失了。馬上能陷你的病於危境。所以我只得又退了出來，雖然我身上受了無限的

惑疑的眼光的釘視。

這真是一件使人沮喪的事情：在醫院後邊的女牆外，是我素常可以很清晰地看見你們的所住的養病室的，雖然我並不知你的住房的確在。可是從那明亮的玻璃窗中望入去，常常可以看見人影的蠕動：有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的人影的搖晃，我知道他或她們都是朝夕與你相處的看護或看護婦們的往來。從伊們的往來上，你可以得着你的生的需要的供給與培養。貞子妹，所以每當這個時候，我恨不能插翅飛入去，將伊們都用我的傾畢身之力的接吻，去親親熱熱地，長長久久地去 Kiss 伊們，以作我報答伊們的恩的敬禮。因為我從伊們身上常見你的病的向好一方面蠕動的線索和紋痕。所以，我每天來這兒悵望的時候，我非等很長時間看見許多伊們身的影不可，因為我想着，伊們定能將我的這殷勤的熱切的感激的心思帶與你。然而今天可不然了，這真是一件使人沮喪的事，當我阻喪着從醫院前門，彎了很遠的路程轉到醫院後身的時候，是所有的那些

窗門，大約是怕朝涼的襲入吧，都還緊緊地閉着。只有曉日的璀璨的光輝，冷清地，繁亂地反射下來，彷彿拒絕我似的使我的眼睛感着不安。未眠的疲倦漸漸在我的腿中勁肉裏騰起，我這樣走了回來，我於是又倒在我的床上睡了，雖然我留心着門外送信的人來。

貞子妹，現在我還有一個迫切的要求：請你極簡單的告訴我一聲你的病的現狀究竟與你心中所思的東西，我好替你預備送去。不說了，說多了，又怕你病中感着不安。祝你靜心養病，再談。 你的久鶴。
愛的久鶴哥：

兩函我都收着了，現在我的病已經到了我不知道的時候，不過我覺着你的有景有情有聲有色的游歷與聲淚俱下的悲痛的悵望，都成了一種我的難受的引子。久鶴哥，我的病到怎樣我不知道，不過，沒有好和覺着疲倦加厲我是知道的。今天我父親突然含着兩眶老淚來告訴我說，明日他來接我出院。久鶴，一嚮的我告訴你的‘較前好了些，’現在都成幻影了

嗎？我感疑的很，我們的愛就如此終止了嗎？我不相信的很。不過，久鶴，你等候着：什麼時候你的金戒指再去看望你的時候，便是一切都平安的時候。我不能多寫了。祝你保重！ 你的貞子。

這樣菊池久鶴懷疑着，悵望着，等了約有四五天的光境，這日突然一個感傷勝重的老媽送來了她曾經贈與他的貞子妹的那隻沉重寶黃的滿帶着香馥的戒指。他接在手中，一個極大的在預算中的驚恐，突然他在這隻戒指上感到。他呆了。他朝牠含淚的看了一眼，掉轉身子自去了。他呆了。從這日起他在無形中斷絕了一切的關係。他瘋了。

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號夜

節孝牌坊

夏老太太是這樣過了一生：玩弄着祖傳的殘忍的武器，來作人類殘忍心性養成的護符，以作人類屠戮的標準。

她是過門第二年，十八歲的時候，便死了丈夫。因為她娘婆兩家都是鄉黨中的名門，所以這節的鼓勵，在她的生之機在胎胚時代，便深深的在她心中扎下了深根。而當她會知道她是一個人時候，她的教育，又很豐富的培養着這根的深固，如蔗渣之於春苗。所以在這個時期，她便拋棄了她的人的本能，而

就了她的這個節制教育的範圍！所以，就是她的弱小的二三歲的小弟弟來和她親近時，她也是以推避作她和他玩耍的方法，雖然他的小模小樣的溫和的親切，常使她感着熱熨的愛的刺激。至於再比她大點的男孩，那是更不用說了。

這樣，她便得了她親族的長輩的讚獎了。可是此後她對於她的態度，益發因博褒獎而加厲的嚴緊起來。

當她十四歲的時候，她的未婚夫——她的表兄——比她小兩歲，還是一個小孩。然而人事可是已經有了嘗試的好奇心了。所以他常常拿着走舅父母的招牌，跑到她家來玩。本來“男子入室”是她家歷代懸為厲禁的。然對於她表弟，因是這樣的親戚，所以就不能無些例外，可是就是防也無從防起。然而又因為她的有節制嚴守的特徵，亦是怕老姑娘——她表弟的母親——生氣，所以對於防嫌她表弟的方法上，她父母就有些懈弛了。

這便是一個極大的錯誤：防嫌她表弟的方法上。

不能嚴厲。所以於這年清明節，她父母都出去上祖坟去的時候，她表弟便乘機而入，要挾她與以親匿的可能。經了她的抵死的拒絕，她的表弟仍然是不肯他去，而且緊緊的要强迫她。不料時間一久了，她的父母便已事罷而歸來了。

“誰在房裏！”這是她父親走進門時的第一句問話。她的恐怖在她心中搖撼起來。於是便迅速的由房中衝撞出去，她哭着跪在她父親的脚前了。

“誰在房裏？”她父親緩和一點的問她說。她的哭泣益發加厲了，幾於不能支持。然而訴出是不可能，因為訴是於節的教育有妨害的。

“誰在房裏？”她父親向房裏空洞的，氣憤的喊着說。隨着這喊聲發起的答聲，忽然從門簾內邊響了。她表弟已經站在她父親的面前了。

“你跑她房中去幹什麼？——你這個不成器的東西！”她父親氣憤的說着時，眼已在四處尋棍杖來作懲罰的刑具。他的恐怖在他心中鼓盪起血的潮來。他閃空兒跑了，好像漏網魚欲逃出牢籠似的。

爲此，她尋短見了好多次，彷彿她身上已經被了無窮的侮辱與穢褻，然而她終爲她父親母親婉言勸好了。自此一直到她十七歲時，她不會出房門一步，好像房門外邊有如暴漲狂瀾的恥辱，時時在乘機向她發動的危險着恐怖着。所以就是當偶然有風將門簾微微的掀動，她即回憶到她表弟那次突然襲來的恐駭的經驗，而緊心地向外凝視着，戰慄着。就是當她寂寞到無聊時，對於她房中的棹或椅或任何一物發出神秘的凝想的呆視時，她亦立刻感着恐怖的用強力制止着她的思索的蠕動和飛舞，好像她的思索裏邊，包藏的有殺人的污濁的惡。尤其是當她沉入一種好奇的想念的悵望時，等想念一去，她必定加自己以嚴厲的懲罰，直到她自己心裏有蛇咬般悔恨的苦痛時爲止。

這真是一件不可名狀而又在意料中的恐怖要襲來了：這年春——她十七歲時——她父親又替她買那，又替她買這。而且那這的東西中，彷彿都含着一種新生熱的歡喜與嘲弄，使她心中不時感着冷熱的

變幻的襲來。

於五月下旬，她便在很清楚的莫明其妙的恐懼中，被人用悶葫蘆的大轎抬去了。

卽於是夜，遼闊的天宇中，她好像又經歷着一番新的境界了。就在這新的歡喜中，一個問題突然向她發出道：

“你還記得那年的清明日的事罷？”她丈夫問。

“……”她靜默着。

“你不理我嗎？”她丈夫問。

“我忘記了。”她感着羞澀的恐懼的答。

“忘記了？……你怎麼不還不願意呢？”她丈夫笑問。

“那是什麼時候？這是什麼時候？……我有什麼不願意。”她羞澀地答。

“那是你該願意的時候，這也是你該願意的時候，……”

這問題便這樣的結局了。

不久她發現了，她丈夫不是一個健全的人，是一

個有重病的人。經她的詢問，審察的結果：她丈夫染的是很重的花柳病。這裏她陡然感着極大的不安，她覺着她的一向的相信和驕傲都建築在一個搖撼的沙盤上，時時都有傾倒和打破的危險襲擊着。她深深地感着恐怖了。她深深地感着人世的虛浮了。卽如那根深底固的節字教育的根，也在深澹的根本搖動起來。她惑疑她的生之究竟的虛浮。

於翌年春，她的丈夫便在花柳病的毒發中別去了她。經過了幾次的痛哭，她悟出她的哭的無意思起來。

——我爲什麼哭？我爲什麼要哭他？——突然她心中浮出了這個問題。於人衆哭的天昏地暗裏邊，她突然站起身子，去料理喪事的一切。

一切的喪事都了了。她的將過去的已往的不哭的宏願，立刻又被她的幼小的教育的根底節字打動了。她於是又痛哭了。她哭她自己的身世飄零，殘敗。

自此，仁慈的自然中，又多一個摧殘生命的靈樞的動物了。

現在‘守着’變成了她生命中心的桂石。雖然‘守着’是什麼？為什麼‘守着’？她絲毫不能了解。

在這‘守着’的開始，她的生活便在她心中幻化成了疑問。而且這疑問還與時俱進的擴張着。然而這疑問的解釋，只有她嚴厲的慈悲的雙方的父母所告訴她的：“你守着，我們這樣的家，還能說到別的呢？”

於是她便抱定這‘守着’的箴言，去等候一切的幸福的发生。

一年，二年，三年……都這樣的過去了。她的未來的幸福還在未來並沒有一日進一日的顯示。而她的疑問的焦燥，却與時同進了。特別的就是每當她吃罷夜飯了孤涼獨坐，空寂的房中，微微地響着小鼠出世的時候。她房中的一切都呈出一種特別的色彩，具着十二分顯示性的寡婦的淒涼。在這種色彩中，瘋狂的幻象常常緊咬住她的活的心。她的悔恨，她的咒罵，常如暴漲狂瀾般從她的心中不可遏止的噴出。她瘋狂了，她打碎了許多她愛的東西，撕了許多愛的衣物，而悵望着她另有一個如她死去的丈夫在她幽閣中的

突然襲來。男人們都是這樣的殘酷呵！無論她的悵望着若何懇切與瘋狂，從無一個那麼樣的腳步的人聲，除了她的老衰公婆的病中的哼吁的聲音續斷的從那幽遠陰暗的房中送出。她的淚從她的寡婦式的嘆聲裏奔出。黑暗一刻濃似一刻，房中格外悽楚了，寂滅了，就你用棍敲也不可敲出聲音來似的悽楚了，寂滅了，這時只有深濃的青色的黑暗，將她重重的理壓着。

這時她已三十一歲了，她的公婆在這同年中逝世。她家中益顯孤寂了，寂寞得連太陽照來時，也沒有絲毫的煖意。尤其是在清夜一覺醒來之後，一種冷飄飄的意味，常常變成鬼物的形影，或在她的床前，或在她屋的任何角落裏，都黑越越地顯着她們的嚴威，使她感覺着古墓裏邊的悽慘與恐怖，緊緊地將被子包得身上發冷汗的戰慄着。

這種生活，她真不堪再支持了。於是她便聽了她父親的言語，托人在她的族中選立了一個嗣子。彷彿她覺得她屋中這種淒涼和恐怖，都因為少了這麼一個人而來的。

嗣子進了們，一切似乎都要改變形態了。這大約是嗣子的無能吧？清夜中她的孤寂還是依舊的孤寂着。此時，她深深明白了：她的這孤寂是已經在她的那幼小的教育上，深深扎下根的那個節字上。

幾多回她見着她的嗣子來客歡喜。幾多回她想着她嗣子來客歡喜。幾多回她見着她嗣子來客而心中暗暗感着恐怖的戰慄。幾多回她想着她嗣子來客而心中暗暗感着歡喜的刺激而戰慄。幾多回看着她嗣子，想着她嗣子，夢着她嗣子而暗暗感着歡喜和恐怖而戰慄。她支持了許多最難支持的支持，抗過了許多最難壓倒的抵抗。她的嗣子一天大一天，她心裏邊疑惑的恐怖也一天小似一天。她現在已是五十多歲的老孀了。

在這一天夏日的夜裏，月色淡細地散放着冷清的光線時，她和她嗣子坐在院中納涼。淅淅的微風助她們談完明日的家事，一切又復歸於原來的寂靜。這的確是一個可佳賞的夏夜：花在葉裏透着朦朧的顏色。香在院中瀰着牠馥郁的空氣。月光繞着，包着的

花枝，葉片，不時嬌滴滴的響出一種自然的細響。一天泰然自若的幽靜，從地到天，從天到地，到了任何細微的角落。夏老太太坐在這靜默的寰宇中，不知過了許久的時候了。她嗣子突然的向她道：

“娘，今年我已經替你打算了立牌坊的款子了。”

“你捨得呀！”夏太太微微的得意的笑着她自得的驕傲的答：“我已經快到上啦堆起頭脖的時候了。……我這一輩子的熬煎又有誰個能知道呢？”她說着，一泓清水似的老淚，明晶晶的映着月光在她的兩個因老而深陷的眼孔中溢出。她遲遲地接續着說：“像我這，不表明一吓，也真不值得！……”說罷她又沉於得勝的自滿的靜默裏了。

“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她的嗣子在旁邊自己計算着，最後忽然抬起頭向她說：“到十二月大約就可以立了。不然就放在明年春也可以。”

“隨你的便，”她宣布出這個結論，又微微地笑了笑，又復向天上的月光凝視着，彷彿她覺得只這月堪與她並比似的。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夏老太太在這種時日的計算中度過了冬日。‘三月三’選定的建坊的日期已在可望見的距離中了。這大約也算是一種喜事吧？她嗣子給她預備下了一切辦喜事需要的物件；又將各親朋下了筵請的紅貼，以待日子到時，好玩一次大的排場。

自此，夏老太太處就不斷有來送禮和來景拜的人了。所以等到三月三的日期到時，‘彤管揚輝’咧，‘節勵松筠’咧，等等壓抑人類的性的本能的生機的熟語，便成堆的在夏老太太家中堆起了。

這日正是三月三的喜期了，夏老太太端正的坐在堂屋中間，宛然是一個人類中的模型的人，而她自己也是這樣承認和覺得。

“多少緞子帳喇！”屋內不知那一個角落裏，欠然地飄出一個夏老太太很熟習的女人的羨慕的聲音來。

“哈，哈，這還沒有送完喇！”夏老太太得意的，朝天看着笑着說：“你看，等到晚黑你看還多！”

“這可不已經有百十掛了!”又一個女人在又一個角落裏附和着說:“這都是大孀的德行感化的呀!…你看,我們縣裏這幾十年來,那有誰個玩過這個大排場咧!”

“哈,哈,”夏老太太笑着寡婦得意驕傲的笑聲:“這都是大家的招額,老天爺的照應,佛祖的保佑,大總統的恩典。”

“不是大孀的德行,誰能玩起了這啦?”幾個女人一齊頌揚着說。

“哈,哈,哈,”夏老太太的驕傲的笑聲。

“都預備好了,請夏太太上轎。”一個聽差似的人突然進來向夏老太太說。

彷彿一切都預備着起身似的,夏老太太被幾個太太似的女人扶着進了大轎,她兩手放在一個任何老太太出門時應當放的地方;宛然一個泥像,從城隍爺轎中移到這裏了,雖然夏老太太是個孀人。就這樣她被人衆抬起了,行走了。

是在這兩旁看熱鬧的女人,有幾個看看夏老太

太的威儀，看看夏老太太身後邊抬的大總統褒榮的命令，不心中隱約的詛咒着她們丈夫的早亡，希望着她們親兒的死掉而選擇夏老太太一樣的能治錢的嗣子。尤其她嗣子的親生的母親，若多年的懷抱，若多年的撫養，若多年的教育，現在點點滴滴都變成了羨慕的熱淚，自暗中流到羨慕的心坎中去了。

“兒哩？”一個女人在人際中伸長了脖子問。

“那不是嗎？捧着命令的。”又一個女人指示着說。

“有這樣的兒，守節守的也值得。”又一個女人欣羨着說。

這樣的言語，雖然在夏老太太的耳中，已成聽慣了的熟語。不知怎的而今日的似乎又特別有力量。假若夏老太太的耳膜要是一塊石板，這幾句話便變成了金鋼鑽，深深的從她耳膜上打入。假若夏老太太的心房，要是一個花蕊，這幾句話便變成了用毛腿輕拂花粉的蜜蜂，使牠感着一種特殊的蘇酸的甜和美透來，老太太的歡欣的笑容，從深深的心裏浮出，又從

深深的心裏抑下。仍然兩眼發直的向前張望着馬上就到的路徑。

此時的夏老太太，就是眼上的睫毛的微動，也在那層層疊疊的人頭上面，建築起一種可望而不可到的景仰的天宮。所以‘真有福氣，’‘真是老太太的福象。’的種種讚美暗嘆詞，都在人們的眼中嘴上說出了。然而一剎間的過去，夏老太太所留與人們的：一種向來都不曾有的特殊的感觸——疾惡肉牙心核的毀滅和毒恨兒子之不如人。

‘節’的鼓勵，現在已經瀰漫了天宇間。移時，夏老太太底大總統褒榮貞操的命令轉來的時候，她的一生所玩弄的祖傳的殘忍的武器，已變成社會上吃人的野獸的護符，來作屠戮人類的工作了！

十二月三號

長工李開桂

不知爲什麼，李開桂從一個很甜蜜的夢中醒來。他仰臉從頂頭一個破了半個的雙壁窗櫺上，向那青靄靄的藍天上看了看，一顆寶珠似的明星，從那遠遠的，遠遠的空中將牠的金光送到。深深地，李開桂打了一個帶着幾分太息的意味的呵欠，又將頭放還他先前的位置。眼睛大大地無意識地，向那深澹的青黑色中探望，彷彿有所尋覓。但不久又覺着有些疲倦的意味了。好像有一個自然鐘的暗示與他說：‘現在還早哩！’他又猛的將眼閉上，預備着去追尋他夢裏

的生涯。

可是甜美的夢不再來了！他的純淨的，簡單的腦經，漸漸被一種紛煩的審查的思索佔住。

——小玉不愛蘇餅，牙疏？不，不，焦切好。……一串錢……八十錢的豆付，五百錢的肋肉，五十錢的葱，打二百錢的油，還買一百錢嫩蒜苗……二百錢的鹽……——這種聲音漸漸由他心中流出他的嘴唇，同時他的手指在被窩中記算到：“八十加五百——五百八；再加上五十：八五——一百三——六百三；二百，一百：三百，加上二百：五百；合一塊，六百三加五百：一串一百三，再加二百錢的焦切呢？”太太說僅這一串錢。……——太多，太多，肉賣二百五十錢一斤，一斤半……三百七十錢，下餘一百三；豆付買五十錢的，又餘三十；蒜菜買五十錢的，又賸五十；一百三加三十加五十，一共二百一：買二百錢的焦切，這一個銅板替小玉割二尺裹腳帶子。——李開桂似乎是把一切都計算停當了似的，復又將頭往被子裏邊縮一縮，預備着放心沉睡。在死寂的靜默裏，李開桂心中的簡

單的思索都集中在那二百錢的焦切上了。他在他眼中親切的看出小玉的細而白的瘦手，在拿着一塊焦切向他撒嬌的咬吃，而且吃着向他看着痴笑。彷彿有所驚懼，她忽地將焦切都藏於身內，眼向廚房門警處私地觀視着。他主母的聲音响了，小玉又忽然平靜下來，嘴中“包着包着”囁咀着向他笑笑走出去了。

他真沉入夢境了，他慢慢兒抬起頭，彷彿有所窺探。忽然他又看見他頂頭破窗上送入的明星，冷清清地向他閃耀着，他始悟出他現在仍然睡在他的牛房屋裏。除了戶外幾聲苦噪的寒鴉戀霜聲外，只那屋中他的很熟習的黑暗的角落裏，‘吃忽，忽吃！’發着水牛睡醒時的聲音。然而這對於李開桂都是漠然無關的事物，他的簡單的思索又回到那二百錢焦切上來了。

——一串錢，買二百錢的焦切，三百七十錢的肉，五十錢，……——他又計算了一過，彷彿有所不對吧！他陡然又悟出他的錢數上的錯誤來。他阻喪地用脚指將他的破被子夾了夾但再想不出一些抽錢的法子。三百錢的肉，二百錢的鹽，……等物的質和

量都清晰地在他眼前顯出，並且與他以不能再少的暗示。現在他真覺着爲難了。

天空中青巖巖地顯示着毫無破隙的顏色，屋中遍角落裏都黑洞洞的尋不出半點兒法子來。

——天門，——一個奇怪的事件，陡然在他記憶中浮出。他翻身從床上抓起身來，忙的將衣服披好，在床前向那窗際外邊的天空虛寂的看了一小會兒，輕輕地虔誠地跪在地上，心中默默祝告道：——把高天門的大神王爺，我要富，我絕不要兩樣。我是好心人。——於是他嘴中也便輕輕地唸道：

“把南天門的大神王爺，我要富我只要這一個字——富。”

唸罷又靜默地，虔誠地伏在地下用耳躲在戶外探着那天外命運飛來的聲音。

很久的時間，他在這種虔誠的默然中過去。地上的陰濕的死冷漸漸由他膝骨上，浸入他的身軀。冷的威嚴，他漸漸有些不堪忍受了。然而想着怎樣大堆的兩頭俏的元寶，怎樣從空中都刻着李開桂的名字飛

下；怎樣他娶小玉，怎樣他要一座樓房瓦屋，怎樣小玉與添兒育女，他怎樣也和他鄉下的劉大人在一個棹上吃飯，和知縣大老爺你兄我弟的談言，種種人生幸福的花樣，翻翻都點綴在他的黑暗的僵硬的眼皮裏邊。他的慾和望，熱騰騰的在他背脊裏蠕動起來。然而再仔細一聽，除了他肚中飢腸翻水聲外，一切是死寂着。於是他不耐煩地偷偷地用眼斜斜地向天空瞥視一下。天上晶澄淨潔的鮮亮顏色，已於不覺中被濃暗蒙住。他的周圍亦已為昏沉的笨重的黑暗包裹了。本來是他打算着由這祈求得一注大錢，發個大財，以便幸福的飛來。不料他的希望却這樣漸送了。特別的，一個無名的恐懼，驀然浸入他的心房：太太說的五百串錢莫是真的？

“小玉這兩天，不曉得因為麼事總是眉愁愁的？……見我為什麼不理我呢？”他自言自語的說。五百串錢的重債，遂沉沉地壓在他的心上了。

——前天給的三十串錢現在我二叔那兒……年滿三分利，該多少呢？……去年的五十串錢是東莊我

五媽檢着得……—共一百幾十串呢？……五百串……
——在這樣的比較中，李開桂發呆的從地上站起來。

李開桂起了床，無意識打沙的開了屋門，床頭邊拿出昨夜他主母叫他起早去趕集買東西的一串錢。在往日他本來要往廚房裏去打一頭的，因為這兩天小玉總是眉愁愁的，而且特別見了他時沒氣色！所以他幾乎怕見她了。於是乎自己提了提筐，向集上來去。

衰草上的冷露。濕越越地吐着寒氣，成羣成陣的烏鴉在遠處近處的天上盤旋的飛着，彷彿吹一切的沉睡。

——……五百串錢，……？——他心中蛇纏般的壓着這個問題。在他的聽談中所能得錢的法子，他幾乎都施行完了。然而他所得者只有‘不中！’二字的解決。他近來真失望極了：連小玉也不理他了，他的太太不愛他了。他用眼睛在他行去的途中四處尋望時，堆滿人頭的集鎮又快到了，而他所尋望的東西，似乎又要沒有了。他的焦急和煩悶也隨着他的前進的步驟

增加着。

“唉，不要老婆也沒有打緊！”他嘴中忽然阻礙的自語說。一首好歌也於不知不覺中從他的失望的心頭迸出，他噙道：

“正月單月是新年。……”

他剛噙了這頭一句，忽然當中一句現在他的記憶中了：

“九月單月菊花黃，

看看單身什麼床：

一頭睡的長青草，

一頭睡的溜溜光哩！”

他忘記了一切，小玉的蓬亂蘇鬆的頭髮下顯出的那個小臉旦兒，又清清地掛在他的記憶的眼中了。他合上了口，他要仔細的在靜默中來審玩她的美麗。然而他仔細一看時：一條死寂寂的，黃澄澄的大路上來去着幾個睡意朦朧的烏鼻子皂臉的人們，再也沒有小玉的蹤影。他始又悟出他是爲趕集而來的，於是他又急促了兩步，似乎是想將一切忘掉。

在集上買了他要買的東西，錢已是快到沒有了；替小玉買焦切的計算亦只得暫作罷論；雖然在先前的預算中這是最緊要的一點。然爲着怕小玉的悲傷，只得在給價的刻扣中，餘出幾十個錢來替小玉買了一朵小絨花。在他這一定可以安慰小玉的悲傷了，雖然他不知小玉的悲傷的就竟。

‘將這一朵小絨花帶着小玉的頭上；黑髮白臉上加上這一朵美麗的花。’他走着將那朵花拿在面前看看，一個仙女似的美人兒，在他面前微笑了，花陪着顛巍巍的微笑了。他的失望的沮喪，亦漸漸失了牠壓迫他的作用，他一步快似一步的向村中奔去。

這的確是他近來最愉快的剎那間。然而已是過去了。使他悲哀的村莊又漸漸一點一點完全顯在他的眼前了。門前塘邊在洗菜的女娃，抬頭將他看着；忽然又有所恐懼的忙的低下頭去。從耳根後邊的頸上的顏色看來，知她已是滿面羞紅了，也或許是怒紅。

“小玉——”他將小花拿出走近前叫着她說：“你

看這小花好不？”

這的確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也是出乎向來的例外。好像他的這聲音有一種特別的重壓力似的，她的低垂的頭，見着他的說話的聲音，益較前向下低垂。並且如死石一般，對於他的聲浪的襲擊，毫無感觸的向下沉墜着。這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不理，彷彿他覺着是由不曾聽見而來的，雖然他明知道這是不理。

“小玉！”他又向前近幾步叫着小玉說：“我給你買這朵小花，你說好不好？”

是水中起了一個霹靂？是空中有惡鬼呼出殺害他的聲音？他陡然感覺着一個冷酷的叱嚇。

“李開桂，你想怎的耶？”小玉紅着臉，反責着他說。

他痴呆了，彷彿他將才的尋問中有了無限的大錯誤，他的毒恨的追悔的痛楚便從錯誤中不堪收拾的傾出。恐懼在他心中漸漸搖撼起來，他周身顫慄了。她漸漸又低下頭去，水中的洗衣聲又漸漸由那石上

送出。

“從前你是怎麼說的？現在你又玩這！”悲傷突然在心中湧出熱淚來，他勉強的訴說。

“我是怎麼說的？我是怎麼說的？”小玉氣忿的丟開衣服站起身向李開桂詰責着說。

“我不知道你怎麼說的，你自己能不記得？”李開桂悲泣的說。

“說麼事？”彷彿一個靈巧的計劃在小玉心中一轉，她即時用手揉揉眼睛，哭聲突然從她喉中送出說：“李開桂，你也不用那說這說。成天你欺負我！成天你欺負我！今天非跟你兩個去見太太不可！”小玉哭着訴着向屋中跑去。

李開桂看着小玉跑去，痴呆好像忽然被一個驚恐的霹靂振醒，提起提筐，向屋中送了他的別離的眼光，轉身向東莊他二媽家中走去。

這的確是一件可痛恨的事：整日間磨牙刻齒的，所刻扣的幾個錢買的東西，現在却變成一片傷心的形影。李開桂手舉起那朵小絨花，回憶着往事的悲

傷，一陣陣在他心頭酸湧。回首看看，村中的樹杪已在匆忙中遠成模糊狀態。李開桂放下提筐，緊了緊腰帶，坐在路旁，似乎是想休息一忽兒。然而一個最可怕的而且最難解決的問題陡然又在無中出現了：

——我到底往那兒去呢？……

往我二媽那兒去？……脊樑溝子的飯難吃。……

——這真是一個難解決的問題橫在李開桂心頭了。他記憶中的‘可憐沒有父母的悲傷’，又漸漸在蠕動起來。他的血不由在他頭中漲了，他捧頭哭了。

一二日後，這村鄉中的父老，都彼此互問着：

“李開桂往那兒去了呢？他爲什麼跑了呢？”

自此，這鄉中便絕了李開桂的蹤跡，雖然有些人說他往江西去發財去了；和因憤去當兵被炮彈打死了，然皆不過是一種擬想之辭。至於李開桂的行止的究竟，只有他自己知道。可是時間一長了，這裏簡直他的名字也都不能聽道，雖然有很少的時候，在茶餘酒後，還有一兩個老頭兒拿李開桂三字出來引證些瑣事。

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婢女

彩雲之於她主婦，總算是十二分恭順了。這種‘恭順’在一般人，雖然是認爲應當，但在她主婦的心中的比較上，却有些特別不同的地方：無異於自己的親生的女兒。因此她便在她的慈善的主婦的心上，成了一個較大的問題了——將來怎樣與她尋個妥當的，夠過的人家。

她現在已是十七歲了，對於人事也漸漸在深心裏有所感觸而得了些彷彿的明瞭：‘我是一個婢女；我不能老於婢女……我的終身……？’

她的這種意思，她的主婦自然是清楚的，因為在她無事時，心中沉入於不可擬解的思索時，她主婦常常帶着一種焦灼的心轉向她說：“彩雲，你莫懶，你的好處我知道。……等到我有了機會時，我一定給你找一個安頓人家。”

這些話自然是她在外面上不愛聽的。所以一當這些話打入她的耳膜，不悅意的羞澀同時即在她嬌紅的臉上，呈出一些紅潤。然而立時她也從懶散裏邊壯起精神來，去尋一些無事的事來作。於是那剎那間的思索的羞澀，立即也變成遙遠的等着的凝想，去候那不知在那裏，不知何時才能來到的幸福的降臨。

隔年便是她大小姐的喜事的日期。這於是又在她單簡的腦中構成許多的悲哀的幻想：‘大小姐和我一般般大的年幾，現在，已要和那銀盆大雲臉，排排場場的女婿。……’

這的確是一件極可悲哀的事情，彩雲到於今還是彩雲，彩雲之外毫無一星兒他的事物可說，可想，可耐尋索。就是那太太說的安頓人家，到現在說起來也

還是在那不知在那裏，也不知何時才能降臨的遠處。但所幸者：她的事非常之多，幾乎連針扎的時間的空隙也沒有，莫說長時候去想着難受咧。

一年又於不知不覺中過去了，她的往日同守孤寂的大小姐，現在除了那排排場場，銀盆大白臉的女婿之外，又有一個嬌嫩而肥胖的小相公將出世了。她於是又忙了起來：做小衣裳，做小花鞋，小衣襪，小衣帽兒。她主婦只管買着材料，她只管做着，雖然還不知道她所做的到底是誰個穿戴。

她現在真有些模糊了：‘到底因為什麼？’的問題，又漸漸侵入她的忙的心頭，她的心整個的被幻想吸住，她手中的小花鞋漸漸從手中墜下。她沉入了一種不可擬議的幻想的景中。

——……假若去年我也……今年這小花鞋也有人穿，小花帽也有人戴了。大小姐的那銀盆大白臉，我的什麼？……我……咳……我是……

她好像有所醒悟似的，她看看她自己的手，她心中又浮出一隻手來——白而柔胖，滿戴着金銀戒指

的手來。在這兩隻手的比較中，她看出她手上只有一個被勞碌磨擦得發明的白銅頂針。她又看看她自己的衣服，她服中又現出一身整潔而華麗的衣服，這是與她的油擦布似的護胸的圍裙有天壤的不同的。這裏，她又看看一切，牆壁黃澄澄的，鼓屏黑漆漆的。一點差別的暗示；她在她的手上，衣服上，一切上看出了；她不是一切的主人，她是牠們的奴隸。

“彩雲，你傻了呀”一聲使她肉絲緊縮的聲音，突然在她面前響了。她忙的拾起地上的剛掉下去的小花鞋，一個生澀的刺激在她臉上陡然醞酵起來，她笑了。

“我沒有傻！”她笑着向她的主婦答說。

“你望麼事？……沒有傻！……”她主婦不相信似的笑着把她睨了一眼自去了。小花鞋上的花紋，縫工又漸漸一針針的向成功處湊合着。

“今天是大小姐滿月的日期；馬上大約她總要來了。”彩雲的玉婦清早晨起來向她商議地訴說。

“唉，今天夫小姐總來。……前天玉乾娘去，夫小

“不是說她今天來嗎？”彩雲凝想着答她主婦說。

“你去把那個黃瓜的鬍子嘴大老母雞捉住。殺殺燉燉，等你太小姐來吃。快點去捉！”她主婦命令着她說。

“捉那個花的好不？花的還勝些嘯？”彩雲商量地向她主婦說。

“唉，黃瓜的好些。黃瓜的老母雞出味些，不要多說了，去捉那個黃瓜的。”她主婦不耐煩的吩咐着她說。

雞子殺了，燉時是不和往日一樣的：葱，蒜，薑，胡椒，都是刺激的東西，是發散的東西，因為與乳食不利的緣故一概不要；清燉，少着鹽，多着醬油，彩雲一一如她主婦所囑。雞在罐中燉上了，彩雲坐在罐子旁邊，看着那罐中緩緩的滾起的湯花，徐徐地散出的肉香，一切似乎都在她的忘記中了，雖然她知道她所作的這肉這湯，不是替她自己。

太小姐來了，胖娃娃胖的和泥巴捏的一樣，重重地她抱在手中。笑着，說着，她作出種種的想引他說，

他笑的姿勢。但是那裏在布卷裏邊的小肉頭，長的那一幅半明半滅的泡布小眼睛，自睜，自閉，好像他自己有一種特殊的感覺似的，對於她的引誘，毫不覺察。但是無論如何，這小兒在彩雲心裏邊，不能不是一種新顯的玩意兒。因為從這小玩意兒上，她能確定的幻想到將來她自己底的美麗，可愛來。

可是一種引她入根的影像；她漸漸由漠然看成真切；那小肉頭上的小花帽的顫動。這正是她親手作的東西，這正是她作的時候尚不知到底是誰戴的東西。

——這個小花帽戴在這個小東西頭上了！——她不相信的看着想。一個奇怪的預言，好像告她說，叫她不要將作法忘記似的：她立即將那小花帽從他頭上除了下來。針腳，纏工，一點一滴的又看個仔細。但是離奇的感觸，便滴滴點點的從那花的顫動，銀鈴的輕響中瀉出了：

——將來再做我的那個……戴時，這條紅絲線，應該換一條黃綠的。黃綠的襯青的顯着格外活鮮……

這花上的綠綫應該換成水紅的，黃綠的葉上，托着水紅花，格外的漂亮……這‘一鷺連科’的花紋，要是提成個‘狀元及第’的花紋，該是多麼好看……——她精細地看看想着。而她的精細的思索，却漸漸尋根究底的移入一個奇特形影身上去了。另外一個紅白而細膩的小臉，上面壓着一個滿蓬着‘狀元及第’的花紋的小花帽，顫動着，微笑着。她忘了她的手了，她忘了她身上的衣服了。忽然一個親熱的感觸，從她心內不知何處載着一個極端使他昏迷的聲音“乖兒”突起。她將熱紅的頭臉猛的向她的包袱上撞去，好像她是想借這撞的力量將她的心中的一團熱愛，整個付與他。但是不知怎的，他却‘哇哇’地哭了。

大小姐聲張着走來，將他自她手中抱去，又‘乖，乖兒’地走了。一種特殊的悵望，和羞慚，她猛的在她空虛懷中，熱漲的臉上感到。她手的粗糙，衣服的油膩，又漸漸在她眼前浮現了；並且向她暗示說：

“你是彩雲，你不是大小姐。”

這日，該是她主婦所說的‘……我一定給你找一個安頓人家’的‘機會’到了吧，當彩雲正在房中補她自己的衣服時，被她主婦把她喚出去為客人斟茶。

一個駝背的老頭兒，上身翻穿着一件大約黑馬尾緞的月白綿布裏的朽舊馬褂。皺皮在他臉上織成了一塊雞皮縐似的鍋底紋；褪了色的小紅脰膀在他頭上的一頂滿堆着灰塵的黑布帽頂上歪放着；隨着他頭的彈動而盤旋着。一對拘緊又放着的藍粗布鞋底上，隱隱地顯出他眼睛不清楚踹住的亂草中的髒物的痕迹，而且散放着屎的臭味。放在棹邊的上的低垂的老手，如僵死的晒乾的的瓜藤，明白地宣示着一種人生乾枯的成言。她一走出房中，他的一雙血脈模糊的眼睛，如釘釘一般，逼直地向她身的上下，搜尋的看着，好像偵探之對於好細。一個恐怖的威觸，立刻使她低下她的頭顱，她的生之慾望同時也好像一塊熱鐵猝然墮入一潭徹骨寒冰似的低降下來。她強勉地替他倒了茶，急急地奔入屋中，然而她的生之動作和靈感，好像已經被恐怖的昏膩的眼睛奪去

了似的，僵硬起來。雖然還沒有入死的鎮定，她已經忘記了哭，忘記了痛，她昏然地倒在她的葵屏的床上。隱隱地一字一根釘似的打入她的心中，清切切地她聽見一個嘶啞的老弱的聲音說：

“唉，那倒沒有什麼？看太太說的……我不是只圖個後嗣咧。……這我還能捨不得給她吃穿啦！”

她心中的一團烈火似的毒恨，陡然被這幾句嘶啞的聲音擊破。清切切地痛罵在她的心中暴炸地詛咒着她的從來就不知道而且未見面的母親，彷彿這“母親”兩字便是她的一切的破壞的毀滅的危險的東西。

三日的任意的生活，彩雲在沉痛的潑泣中過去。這也的確奇怪，她的親熱的嚴厲的主婦，對於她好像解放了她的奴隸的拘鎖似的亦置之不聞不問的漠然中。

四日的清晨，她便被一頂四散風的竹轎從她主婦處抬出。然而她現在所知的只有寒冷的晨風，冷刺

刺的威逼着她後退，然而她却不由自主的向前衝去，
好像她的命運的注定處，便在這冷風震起的源頭。

十一月十八日

時 間

的確的，雲子已經失去了她身上的一個極可希異的東西。從她丈夫的臉上，從她丈夫的眼中，她探知她失了她的這一件東西；但她所失的到底是什麼？她又似乎不知，雖然她終日尋索。而她所知道的，就是她丈夫給與她的一些冷落的暗示。

——這是很可憫的東西，——她一日照着鏡子，看見她臉上的一些皺皮，她陡然驚異地凝想：——從牠們的黑暗的深痕裏，給與我外形以無限悽愴；從牠們的黑暗的深痕裏，給與了我環境以無限的淒涼。

呵！最奇怪的：牠們的黑暗奪去了我臉上的光澤，奪去了我眼中的吸引的流光，奪去了我的一切的歡喜的力。呵，這真是可怕的东西。——

“呵！這真是可怕的紋痕！”她嘴中輕輕的驚異着：“……我失去的什麼，定在這黑暗的深痕中！”

她仔細地搜尋了，又緊張地將眉頭皺起。一個慄然的感覺，使她將鏡子放下，使她輕微地發了一聲嘆息。惑疑漸漸主宰了她的心靈，她不相信地將眼睛緩緩兒睜開，看看棹上的一切的她的用物，看看壁上的迷糊的灰塵。一個暗示她在無形中感到，好像一個預言，她現在很清楚的知道一切都是往日的東西，而一切又都非往日的東西。她的惑疑便在這裏了，她也很清楚的知道。她看看這一切的往日的東西，往事的幽思漸融入了她的惑疑的心，彷彿告訴她說：“你還認識我不？我們是你愛過的東西，當我們初到你的手中時，你曾用過你的纖纖的細指，怕擦傷了我們似的撫摩過我們；你曾用你怕香水，脂粉惡穢了的臉泡，輕輕地，重重地撫貼過我們；你曾用過你的玫瑰色的血

紅的輕脣吻過我們；呵，呵，我們是何等幸福的往日，
啊！我們的往日，我勝望着你的再來！我們的親愛的
往日；你將永遠再不顧盼我們了呵！呵！呵！我們的往
日，我們親愛的往日！……”倏然間她的整個的心靈，
忽然將她擲入往日中了：這窗下，就在這窗下，這同
一的面鏡，曾現着兩人的面孔，驕傲一切地，微笑着，
言語在嘴唇上輕滴着，但不知爲什麼？可是這是很清
楚地她還記得：一雙參差不齊的面孔，漸漸擺成平面
；鈍角形，直角形，銳角形，這一雙面孔上面凸起的鼻
峯接觸住了，嘴唇在鼻峯接觸中彼此噙住了。這嘴唇
中有她的嘴唇。她的嘴唇陡然浸入一種甜美的昏迷
的熱裏了；她的身體也陡然浸入那一種甜美的昏迷
的熱裏了。她試着她的身軀被這甜美的熱浮起，落下，
一切的‘知’和‘動’都在這昏迷的剎那間失去。但是現
在呢？這面鏡還依然存在，並且除了邊緣和鏡架，一
切還都如往日；可是那鏡中的物象却不似先前了。

——呵，呵，這是誰呢？……是我嗎？……？不，我
不是這樣。——她決定的想着，——我的頭髮是亮漆

般的光滑的，是天鵝絨般的蓬鬆的，不是這般雜麻似的雜亂，粗厲。我的臉泡是常常舒着甜美的溫熱的微紅着，是蘊藏着一種仙韻的幽趣似的溫和着，不是這般如死去的栗樹皮般的粗糙，寒縮。我的脣是常常如嬰兒的笑靨的舒着笑容，是如將綻的荷心似的流瀉着一種幽馨，神趣，不是這樣淡黃如死土。呵，呵，這不是我，我不是這樣。——

“這能是我？”她心中的話，輕輕兒在她嘴脣上洩出些許的微音。她已經沉入了惑疑的深澹的惑疑之淵裏，但是惑疑的相信，又捉住她的思索了，她得着一個莫明其妙的證明，證明這頭髮如亂麻般雜亂，粗厲；臉泡如死去的栗樹皮般的粗糙，寒縮；嘴脣如淡黃的死土的如妖怪似的老嫗就是她。她的證明的思索，漸漸轉成了悔恨，毒恨，雖然她不知她所恨的是些什麼？

“這是我嗎？我怎麼不是從前我記憶中的我呢？我變了：我怎麼變的？什麼東西使我變的？”她惑疑地自語着。但是已經由她的存在的惑疑中，於不知不覺中又跳入了另一個惑疑裏了；雖然她還在依前的

自語：“什麼東西使我變的呢？呵，這真是可怕的東西
呵，這是什麼呢？她能改變我，我怎麼能不知呢？呵！
這真是個世界上最可怕的東西！”

鏡子又從她放下的手中升起，彷彿被賦予魔力。
從鏡中的深處她發現了，她發現改變她的東西，現正
深深地藏在她臉上的那皺紋的黑暗深處。她射入了
她的曲折的，搜尋的眼光，她彷彿尋出了，但是這不
是一件有形體的物體，不是有聲音的物體，而是數句
無文字的詩，她把她用她的粗笨的思索譯過來，大約
是：

“我是藏‘光’與‘熱’的陰穴，
我是追逐‘光’與‘熱’的仙人，
我是驅逐‘光’與‘熱’的巨靈，
我是埋葬一切的墳墓，
我是誕生一切的自然母的心靈；
生從我取得其機巧，
死從我取得其休冥，
自然從我嘴中定出，

我是已往，我是現在，我也是將來；

我又是已往，現在，將來中間的連結的關鍵。”

她呆了，她的簡單的頭腦，沉入這如許的神秘。
她呆了，她現在的所有只有惑疑。

她靜靜地放下鏡子，呆呆地看着一切物品，仿佛想尋出牠們的其中的已往，現在，和將來的啣接的關鍵。

一個暗示在她的惑疑中指出她所想尋出而未得的那已往，現在和將來的啣接的關鍵，這也就是她所失去的那個她身上的極可希異的東西。她明白了，她清楚了。她心中一股惑疑的悶氣從她嘴中輕輕地衝出，彷彿帶悔恨的意思說：

“時間！”

她站起身，撇開一切，向屋外走去。

十一月三日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出版

書名 斧背

著作者 尙鉞

發行者 趙南公

印數 1—2000

10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定價 大洋六角

外埠函購 郵費加壹

總發行所上海泰東圖書局

